



09972

明吳應箕著

穎考叔論

君子之進說於君也自有義理之正然當其未悟而折之也難故嘗反經而用權詘諛而事術祈於事濟以白其心已矣而其事與言之偶有未當也可毋責也若夫君而悔心之萌矣因悔而寤之也易而猶不能據理折謬徒取向之所已誤者緣飾之以冀其有所回易雖其言足以致君之信要不可爲天下萬世法也穎考叔以遺羹之故使其君反而念母向第難於君之悔耳君既語之故而告之悔則考叔猶難莊語故使叔於是時以正對曰君不能早制弟使之陷於惡以傷母心君之過也克弟而置母此非小變也母何人也而以相見黃泉爲誓哉誓之時怒天地而犯明神者君

乾坤正氣集

卷四頁七

一

之言也彼要盟不信况於母乎君而悔焉是天誘其衷而鬼神之所佑也黃泉之盟又何有焉吾意莊公是時必將立起而迎母矣計不出此而闕地隧見嗚呼此何事也乃爲兒童之戲哉夫鄭莊之處母與弟終始不能善全亦其人臣之過得一穎叔巧於悟君又以不知大道雖其事近於孝實不經而不可爲人子人臣之法然則事君而不知道者強諫之過其失也卽不至於鬻拳而善誘之失或亦不幸而類穎考叔矣

祭仲論

人臣不幸而遭如祭仲則何如君子亦原其心而已矣祭仲之心欲已亂者也故從宋劫而立厲其廢昭立厲實非其心也故因厲出而復立昭昭立而祭仲之心白矣迨高渠彌殺昭而立子亶則子亶與於弑者非吾君也高親弑吾君者吾讐也齊人殺子亶而

輿高渠彌殺其非吾君而讐者也安得死之豈惟不死又迎子儀而立之立子儀而祭仲之心愈白矣晏嬰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昭與子亶非死社稷者也石碯之告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吾君高與子亶則州吁石厚之謂也祭仲方假手於齊而肯從之死哉然則祭仲可無死乎夫祭仲之死當在宋劫之日也人以吾能廢立也而劫之吾死而劫者廢矣故死而全吾君上也卽死而君廢君立吾不與其事焉而吾亦可以無憾此孰與夫親視四君之廢立而猶身安名全者之爲得耶且雍糾之役祭仲之不死者幸也則爲君故而先死之亦豈爲非幸哉故公羊以廢君爲行權者繆也廢君矣安得有權而首止之會人以祭仲不與子亶之難爲智仲尼曰信也嗟乎人臣有忠而必智者哉夫子嘗稱甯武子爲愚不可及夫人臣必有愚者而後可以死可以無死矣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

曹沫論

昔者藺相如廷叱秦王完璧而歸之可謂奇矣吾謂秦王適賢亦意不在璧耳嚮使於相如持璧睨柱時卽殺而奪之不則於其從者亡歸之後繫相如而舉兵責璧相如其如之何故夫相如之強趙也不在璧之完不完而義責秦王者亦不在城之與不與秦果以城易璧爲相如者卽獻璧而還卻城曰大王奈何以秦祖宗相傳之土地而易此無用之璧哉以區區玩好易人城而有之卽趙亦不義而不爲也如此則秦王必自慙璧未必不歸而相如不以義槩動天下乎計不出此探虎狼之吻而脫之以其身與國僥倖古人所謂使不辱命而大節不可奪者豈若是哉其後荆卿以匕首入秦欲劫秦王得約契以報太子其事益僥倖爲不足道是故事未成而燕以亡卽使事成而軻能得志乎秦王之約朝出而

燕亦暮墟矣故軻之事又相如所不爲而要之皆聞曹沫之風而甚者也夫沫之劫齊桓公也亦旣得志矣然無失乎犯要盟而劫霸主事雖成實不可爲法嚮使於桓莊旣盟之後沫以正請桓未必不從安用執匕首而劫之夫展喜動孝公以牽桓之功師且引還况桓固身以信義服諸侯者乎夫沫蓋亦計三北之恥非此不復遂爲是義不反顧之計耳人臣不能安國尊君引義自勝至無可奈何率乘危犯難謂天下事皆可以勇夫刺客之術而成也豈不悖哉

士薦論

人臣而不能強諫者必其智不足以知此也苟取國家之事以爲吾智足以及之而特不能爲此抑何哉晉獻公爲太子城曲沃士薦知太子不得立矣又使士薦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十六

三

公讓之又知三年將尋師矣夫不知可也知而諫諫而不聽可也旣而城曲沃爲不利太子而不能諫又知築蒲屈爲保寇讐而不能止姑試爲之且退而賦蒙茸焉則國亦安用此臣爲哉夫人臣知國家有必然之禍不能早爲之所而先事逆計以幸其言之必中此不忠之尤者以是而曰彼老成者固有先見也此吾之所不可解者也夫士薦固忍人也逢君之意以盡殺桓莊之族則晉公室之衰士薦實爲之彼何有於君之太子哉嗚呼晉臣之忠固無如叔向彼其與晏子語者晉之弊政爲已甚矣釐革布置未聞爭之朝廷之上以自盡吾心而徒與外臣私相痛悼嬰也胥也其亦異於古所謂社稷臣矣則又何責乎逢君惡者之士薦也

趙盾論

春秋趙盾弑其君論者言人人殊歐陽子謂信傳不如信經使盾

不弑君夫子必不加之弑君是弑者實盾也非穿也若然將傳之所謂穿者盡誤乎吾嘗究其說矣弑君者穿而穿所繇弑君者盾故穿之弑盾主之也盾不使穿弑靈靈必殺盾然則盾以弑君自免乎夫盾非中心立靈也患穆羸而立之當其立也有易之心矣且盾悖雍矣殺樂矣又何有於靈故靈之弑也兆於其始立而盾之無君也可就其悖雍殺樂者而逆探其心盾奸人也不欲居廢立之名而成君之惡以至於弑弑君大逆也已又巧逃之然後因國人之惡而假手於穿夫功有發縱之賞罪有主使之律盾者所謂主使者也盾之弑君何疑哉盾有可解者曰盾亡而穿弑夫臣之弑君豈一日之故乎盾果不弑君當穿蓄謀之日盾必有以備之何穿之弑適與盾亡之時會又君弑而盾亦卽入此可謂非盾主之耶王敦作逆君子猶不能不致疑於王導况穿之弑實繇靈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十六

四

之欲殺盾也以是而推盾豈直以穿累乎惡莫憐於志謂盾有無將之心而欲穿之成乎惡者猶怨辭也盾豈直欲穿之有是哉行小惠以陰濟其逆已實作逆而使人被其名故穿者卽盾桑中饑人與夫祈彌明之屬是亦盾之契焉已矣是亦猶之悖雍殺樂焉已矣盾之無靈奚必至弑而後見哉不然弑君者穿也與盾無與則使穿迎黑鬻者又誰乎曹操司馬昭襲盾之故智者也盾以穿爲華歆成濟耳而後世未聞有原操昭者吾故曰非穿弑之而盾弑之非盾弑之而盾主之此春秋書盾弑之所以也左氏爲盾所欺而引董狐之言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夫越境可免討賊可免則天下之不免者多矣獨一趙盾乎哉固知越境乃免者非夫子之言也嗚呼夫子書趙盾弑其君者也

魏絳之和戎也予嘗疑之王者有道守在四夷未聞其與戎和也以晉文之霸而負其師武臣之力其何難於薄伐哉絳非甘心事戎也戎納虎豹之皮以請和則是勢在我而戎畏之非勢在戎而我畏之也我以有事諸夏而聽戎之和是置戎而後吾戰者勝非誦於戰而坐使勝者戎也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曰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向使戎而強也吾知晉所盡力者將首諸此而乃和以貽患哉古今不戰而用和者事各不同然莫先於審已之勢勢在我而我和彼則羈縻之而已幸畜之而已啖之而使不吾疑狃之而使其自敝然後彼且折而入於吾而吾受和之利勢在彼而和於彼則誠憚之也誠下之也僥倖其不怒而彌縫其未發究竟我且折而入於彼焉而我受和之禍故和者國之強弱君之存亡繫焉絳智人也肯以此誤國哉夫王者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七

五

未有不治夷狄者也不能伐之而會焉爲已替矣而又和之和雖得志詎可訓乎漢高下嫁帝女而不能靖邊武帝窮兵海內騷然然浸淫至於元成且以蒙利和之爲效亦槩可觀矣况乎其有不忍言者故吾以爲後世夷狄之禍皆魏絳啟之也晉文之霸不如桓公魏絳之賢不及管仲仲之言曰戎狄豺狼不可暱也而勸桓之伐之夫桓豈無事諸侯者而又安在絳之和戎爲明於天下之勢也

子產論

國家不幸而有權臣不去之則禍國無術以去之則害先集於身而國亦愈受其禍故古之大臣晦以藏用忍以立謀甘絀辱以自固事定功成而後其心白焉不然事未舉卽汲汲焉惟懼已之不得自見則其自蹶也甚矣子產處族大寵多之國卒能使國無篡

弑之禍而已亦得安位肆志者固才有餘哉而挫抑隱忍實其所
以處之者善也伯石之辭卿也子產惡其爲人矣而反使之次已
位子尙子皙之爭室也曲在子皙耳反放游於楚而薄公孫黑之
討廢之不能而故寵之殺之不可而姑縱之寬之

蔡之

而使唯吾所制至後迫子皙以縊死然後其本心始見推是事也
子產之存鄭亦可謂處心積慮盡其艱難者矣後世謀國者皆得
是術而行之何至使宦豎戚孽得爲之備而致身蹈誅夷禍及宗
社哉吾嘗以子產之才有似管仲而過於晏嬰叔向晏嬰知陳氏
之必代齊叔向以公室旣衰政在家門亦知趙魏之必分晉乃不
能有所施爲布置折其方張而殺抑其勢而以區區之鄭國小而
偪雖有強族而無臣禍則子產之力安可誣也惜也子產之爲鄭
相耳嚮使挾大國之資得賢主而輔之匡合之功卽不可再見而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十五

六

奪人不怨者吾以爲非仲能之而僑也能之矣

晏嬰論

晏嬰固智有餘而才不足者也不然以主臣之相得而又國大可
爲知陳氏之必篡齊矣不能早爲之計拔去其根株徒負其先見
以爲此禍至之不爽有是事哉嘗卽其對景公者觀之蓋未嘗不
欲已陳氏之亂而勢有所不可又自度已實無能如之何故雖終
身竭忠盡諫而卒無救國亡此其所遭亦可謂不幸矣向使管仲
處此其規爲措置必有可觀蓋挾大國之資可以起衰周而服強
楚又何有於區區事未成之陳氏也卽其才足以爲矣或事勢已
極而機會不予雖刀鋸餘孽憑其窟穴猶足殘善人而傾宗社况
乎國之鬼族又爲衆心所附者非一日苟不量而思以驟去之其
爲變速而禍大也豈顧問哉夫人臣遭國家有故當使之有泰山

磐石之安不則寧竭力以至於死若此者非晏嬰所能也嬰豈獨不能死躬值弑逆之變而周旋侈僭之朝暴臣所不能殺而四族之不得危若此者其處之亦有道矣陳氏之難又何犯焉故晏子者才不足而智則有餘者也

伍員論

伍員以報父讐爲孝以死於君殺爲忠蓋春秋人傑矣而吾謂員特功名之士耳豈真有忠孝大節哉天下之父一也怨人之殺吾父而吾又殺人之父孝子不爲也君亦一也死其君之用我者而欲人殺其所嘗君者忠者不爲也員之鞭平王尸也爲已甚矣父嘗君之而吾戮之戮死君以報父孝者如是乎然猶曰員與平君臣之義絕也乃旣以身臣吳矣于僚伐楚病公子光之不從則進刺客以殺僚非親殺其君乎僚亦人父也僚不從吾報父而吾遂

乾坤正氣集

卷四草末

七

因而殺僚假僚有子如員者亦如員之報父而後已不知員將何以解也以員之材所在必將得志者父讐其藉資耳不然員忍人也旣已覆楚又欲沼越殺人君父以用已之未足而略不憫惜天性忠孝者固如是哉夫稽康之殺也晉殺魏臣耳爲其子者卽力不能如員之報楚亦當沒身飲泣以明無事仇之義而反顏臣晉又以身死紹可謂不孝之甚者矣而世之君子或許其忠是故繇王祥言之孝可不忠繇稽紹言之忠不必孝是二者吾嘗疑之而以觀員則忠孝之間吾俱未知其何如也

蘇秦論一

連衡者所以使天下共事秦也向使天下長事奉秦如是焉已矣卒安能成帝業哉故子嘗謂蘇秦之術使六國從親以擯秦而秦終能禽滅六國以并有天下實蘇秦成之也何也秦當惠王時雖強然不過負其形勢以勝天下非遂能出而圖天下也是時地未加擴而兵未加多也其於六國非盡戰必勝而攻必取也惟蘇秦約從成而六國無秦之患非六國無秦患而秦亦無六國之患六國無秦患秦所以徂六國而使之偷安予以小利而害伏其中秦無六國之害秦乃得以其全力伐蜀蜀漢旣附然後秦益強又因伐蜀而淬礪其甲兵則兵益銳負其益強益銳者以制偷安自保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七

一

之諸侯則從自解從解而秦始不可復圖矣揆厥所繇豈非蘇秦爲之哉予觀漢高之所以興及劉先主以一隅成鼎足之勢皆始於得蜀又何疑於秦也且爲國而恃人以自固者適以自敝徒幸人之不卽我圖未有不制於人者也今據蘇秦說行秦兵十五年不出函谷關亦思此十五年中六國有起而伐秦者乎秦不以此而用之於彼六國有起而伐秦者乎秦不出於此而用之於彼六國忘其用於彼而利其不出於此坐而待盡養敵以自貽患其合從之謂矣當是時主從者趙也儀之說趙者則謂秦以大王之力然後舉巴蜀并漢中是秦之有蜀漢者非六國予之乎且是時秦惟患楚方不難捐一儀以啖楚然儀之恐楚者亦曰從巴蜀大船積粟舫船載卒不十日而拒扞關以是而推六國從合然後秦得以舉蜀漢秦有蜀漢然後六國益畏秦而從解其實秦得天下

之勢蓋始於此故曰此蘇秦成之也是故張儀之謀秦拙於諫伐蜀蘇秦之謀六國適巧以資秦夫蘇秦非資秦也其勢遂至於此天下之勢非難晰也人臣計利於身則不顧害之貽於國謀人國而計利目前則坐使害之伏於後當時縱橫之事亦大率昧此耳說在鄭國之以鑿渠謀秦矣曰此秦萬世之利夫蘇秦之術有似鄭國而其深計利害則猶未如鄭國之智者也後世謂使六國長明蘇秦之約則也可以亡嗚呼亦孰知其先以亡六國哉

蘇秦論二

蘇秦之合從適以資秦矣然則六國不合從則不能支秦將聽秦蠶食以待自盡乎抑稱藩受制以俸秦之不加攻乎夫六國非合從無術矣而惜不明所以合之之術也則何也原蘇秦之合從起於自圖富貴以誇耀其父母妻嫂耳非真能爲六國計利害也亦

乾坤正氣集

卷四 專七

二

非不知從之不可卒合以爲此六國長治久安之計抑果能用此以蹙秦也觀其激怒張儀入秦俾持秦柄以陰助已則蘇秦亦自知其術之必敗六國之必不可合而秦之必不可圖也不過借此以圖富貴若曰得秦兵數年不出而吾事濟矣嗚呼其以使六國之事卒不濟而秦之不可復圖蓋實坐此何也以其不明於所以合之之術也夫蘇秦合六國不以之攻秦而以之自救吾已知其無能爲矣觀其通質約盟之言不過曰秦攻某則某出師以救之而已不過連六國之師一投書函谷關而已矣向使蘇秦志在圖秦則從成之後日夜與六國之君臣將相謀所以破秦之法非多方以擾之則因其間以乘之用六國之師則擾之甚易秦方用兵於蜀則非無瑕費之可窺六國此動則彼息又彼敗而此救是六國歲一出師而秦六被兵矣破一長平而秦之精銳亦盡况歲被

兵而秦不困者哉敵多則不知所以應兵久則國內之變故必生六國連師不解不過數年而秦亡矣吳人數出師而子重子反死於奔命晉人三合諸侯不戰而楚服此眞亡國之術也而不知出此烏在蘇秦爲善計哉夫以蘇秦合從之時秦可以亡自蘇秦志不在圖秦於是六國不知所以用之而從自解從一解不可復合從不可復合而秦亦不可復圖借敵以自希富貴養寇以貽患人國蘇秦者蓋六國之罪人也夫天下之時勢豈可復得哉以其全勢在我而不出以圖人而功名富貴之士方借敵以自樹我之事濟而人之事去矣故蘇秦之術推而用之其以敗人國者何可勝道此又有敵患者之所宜深思也

王翦論

古今用衆者多敗而王翦非六十萬人不能成功吾以爲用衆卽

芻坤正氣集

卷四十七

三

勝未有不自敝其國者翦豈得爲名將哉翦智人也其謂取荆非六十萬人不可已先知李信之輕而好勇必不能得志於秦始皇信人而過其勢必悔而復將我者也非多請師則君必不以我爲怯非君先以我爲怯則後之用我不盡其後師行而請田宅者所以堅始皇之不我疑而先之多請師者政逆探始皇之情而後使之爲我用也不然楚雖强大伍員三肆師而覆其國都以翦之老將知兵必欲王之掃境內而屬之者豈眞怯哉吾於是有所以窺其微矣使不善用之雖李信將六十萬衆而敗愈疾以王翦將之雖二十萬人而亦可然翦之多請師者蓋是時翦之功已大矣拔趙定燕而盡有三晉之地所未服者楚耳翦爲將二十萬亦忌六十萬亦忌非多挾衆不足殺主驕而非厚自汙不足損主嫉故先之請六十萬人者情若自怯勢實劫主要卽後多請善田之術先嘗

試之以得其情翦可不謂智人哉夫翦亦懲白起之事而爲之者
也韓信之破齊也請假王以鎮信之死請假王致之也請假王
者信忠漢之實情也適以致死請善田無厭者翦之術也而非此
不全是故蕭何用翦之術而免韓信不早悟而亡夫功名之士不
師翦而得善終者未之有也吾故曰翦之請六十萬者詭也

漢高帝論一

三代以後得天下者不能無所爲也然有心爲之而輒敗何哉天
下者非可容人意之物也卽有得天下之時取天下之力而其先
一有得之取之之意則有所不能待而天下終不爲我有夫漢高
起於徒步而爭也此古今創事也豈可謂無意於此者哉其縱觀
秦皇帝而喟然嘆曰大丈夫當如是項籍之度湖江曰彼可取而
代也而陳勝輟耕太息亦有富貴無相忘之言然則豈獨高帝非
乾坤正氣集卷四七

四

無意卽其有意也亦與籍勝輩等耳而成敗或殊此又何也嘗卽
其始事知之矣涉之殺尉而自立也籍之殺守而自將也此有意
爲之也有意則氣躁氣躁則慮淺故其後卽有得之之時與取之
之力而我之意常狹而不能受高帝之始事也爲帛書射城中則
使其父老擇立賢令及父老欲立之則推讓以爲能薄至數讓而
衆莫肯爲然後乃立爲沛公嗟乎此非有良平之謀而何與信之
教之也有大志而不必於已得然後其度有餘而後之所爲亦不
過適稱其量而止此不能無所爲而能有所不爲故其意常不可
測若天下方多故未能待而有爲徒汲汲於已之富貴是圖此不
過羣盜之故智耳其於天下事必無一可爲者况乎天命之不可
假者哉

漢王之入關也吏民皆悅惟恐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卽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毋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卽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羽大怒攻破函谷關欲攻沛公以鴻門之謝乃解予謂此其失不在楚也當義帝西遣沛公時已犯楚人之忌矣且微楚救河北則漢豈能肆意入關而不慮章邯之還擊哉故漢之入關楚非無功也漢入關後誠遣使還報已無利之之心而羽來則內之相與共定三秦以待懷王之報約楚雖暴戾亦罷矣觀之畱飲而不殺沛公可見也奈何因人言距楚以自蹈於危然則羽之殘秦負約未必非漢有以激之也迨分王漢中怨羽欲攻之賴蕭何之諫而止然蕭張於距關之時何獨無言嗚呼事或有因失爲得用危爲安者成敗之數亦非盡辭人事也

漢高帝論三

漢王旣屠置關中自臨晉渡河下河內至修武南渡平陰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嚮德此三王之舉也大哉春秋以來不復聞此正論矣彼三傑者烏足以知此耶明強弱之勢審成敗之數察得失之機其爲張韓所算者已無遺策然使無董公數語楚漢之存亡不過形勢智力之不敵耳以智力得天下此猶桓文之伯所羞稱烏足與三代比隆哉漢王爲義帝發喪袒哭哀臨卽非發於至誠然已足激發忠臣義士之心而使放殺其主者喪氣故

三代以後取天下者其所以收拾人心之法不必盡同也要未有不假仁義而成者孟子謂假仁者伯不仁者亡嗚呼漢唐之王所謂霸也不仁而亡古今未有能易之者矣

漢高帝論四

天下之亂每伏於人不及防之中聖人不幸亂之不生謂吾修其所以應之者卽有亂而或不至而不甚焉斯已矣是以三代之君臣其丁寧告語見於書者雖引罪致戒之詞多未嘗過計其所忌者曰亂天下者必此也及吾功猶能早除之嗟乎此所以爲盛德也秦始皇旣并天下深畏六國之士至不愛重寶致其豪傑以爲黨而盡殲之然禍卒發於誦成范增以沛公必得天下勸項羽誅之吾不知天下猶有沛公者羽誅能盡否耶是二者欲以止亂也不知天下之亂卽具於此蓋畏之太甚而防之過嚴則其中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七

六

之所爲瑕費可勝道哉昔者高帝嘗知吳濞之必反矣而卒大封之天下已定其置相則曰安劉必勃此豈不豫知呂氏之禍者然亦不先去諸呂帝之不滅其所忌而若以畱之此曷故哉知其亂而尤知吾所防亂者不在是故置其爲意所及者而天下有出吾意者反可用之以相安此非有眞帝王之度者不能也抑吾嘗思漢高帝之成功者倖也高帝始憂呂后亦嘗深爲之計矣卽不去之豈無所以置之乃欲以百戰而有之天下付之數歲小兒幸區區之可以免亂也豈不悖哉

項羽論

司馬遷謂項羽欲以力征經營天下而謬其天亡我非戰之罪之言宋蘇洵謂於其戰鉅鹿也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夫項羽方自謂其亡不以戰而論者深咎其以戰而亡以予觀之項羽居

必亡之勢而彊梁八年之間則猶以其戰力哉至鉅鹿之戰勿論秦非是不亡而用兵之善則當時未有能及者也方宋義之欲圍秦趙也謂秦戰勝則我承其敝不勝則鼓行而西必舉秦因畱四十六日不進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畱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欲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廼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強何敝之承蓋當時情勢不出此數語而勝敗存亡之形瞭於指掌吾故曰羽之用兵未有善於此者也夫以羽之強猶湛船破釜視士卒必死而後能破秦則羽不渡河章邯必舉趙趙舉義必不能當邯豈惟義不能當邯今邯復破義而還兵自救沛公豈能西入關哉沛公之引兵過宛西也張良諫曰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引兵圍宛城三日夫良慮宛而不慮邯者以羽之綴

乾坤正氣集

卷四 七

七

於河北也良以後有宛擊爲危况邯之還兵自救乎假又如宋義之策謂不勝則引兵而西舉秦秦卽舉而章邯未降以其數十萬之衆攻懷王於彭城則楚又魏咎齊儋之續耳秦未破而楚先危則向之所遣扶義而西者能遂悍然不反顧哉宋義鬪趙之策非矣使義爲上將時盡將諸將西入關則邯必釋趙自救此孫子直趨大梁之術惜義不用而爲羽所殺然趙解矣秦前邯後義又豈能直舉秦哉是故羽不渡河漢不得入關章邯不降沛公卽入關而秦猶不亡秦之亡鉅鹿之戰爲之也天下獨苦秦耳設章邯未破羽慮沛公之先王關中也遂釋秦而圖漢毋論邯爲可憂羽卽以先王關中能制漢之不爭天下乎故羽之亡也不盡以戰羽卽以戰亡而不亡於鉅鹿之戰也子故曰羽之用兵未有善於此者也

范增庸人也史稱其好奇計爲項羽骨鯁之臣卽高祖亦曰有一范增不用至於亡要其勸羽鴻門殺沛公之計可謂愚矣而羽之坑秦卒燒咸陽棄關中不都使人弑殺義帝諸所行皆滅亡事不聞增彊諫烏在其爲好奇計稱骨鯁哉是羽性疏而不用卽使漢間不行范增尙在亦立而待羽之亡焉已矣然則增計獨無得者乎其大者無過於勸項梁之立義帝而孰知楚之失策卽以此也何也秦之亡固矣六國之不可復興此亦不待智者知也卽以爲秦亡六國楚最無罪立之以從民望然天下豪傑俱起諸國各自自立楚於諸國非素相臣服而天下之民非盡謳吟思楚德也立楚國之後可矣孰一牧豎之子素無功德之在民間者一旦尊爲共主吾不知秦亡而義帝果能君臨天下乎楚卽固守臣節果能令暴起之諸侯不必角材鬪智遂相與聽約束無二乎夫羽卽不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七

八

弑義帝義帝不能有天下此理也勢也若劉項既有天下而義帝尙存君之則不終臣之復不可吾不知何以處故羽之弑義帝者徒資漢以名若楚亡而義帝在則殺之於郴者能必漢之不爲楚續耶不然殺帝者九江王布也發喪誅羽而乃遣使說布此安在其爲義帝發憤也哉是故義帝之不能終當其立而已知之矣不知其不終而立之爲不智知其不終姑借之以舉事一旦若曰此後吾何知焉則成羽之弑者增也增豈能好爲奇計者耶沛公患楚欲立六國之後以撓楚權賴張良發大難而止夫良知六國之不能復爲漢臣而增顧不知義帝之不能長爲共主哉予嘗謂三代以後爭天下者不能無所假藉然非有先世之德則亦必有大功於天下然後能據而有之王莽篡漢起者皆以漢爲名天下皆思漢德也此與秦楚之際已異若無功而有天下太公不能

得之漢而建成元吉不能得之唐况區區立於人牧之楚心哉善乎光武之言曰使成帝在天下不可得况假子輿而宋祖之折徐鉉亦曰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外豈容他人鼾睡吾嘗以爲此真帝王之識而非如羣盜一切掩耳偷鈴之故智也彼范增者何足以知此故曰增庸人也

張良論

君臣之間各持其見以相抗其事未有不敗而非智者不能深測其微以求其事之有濟夫人臣而挾數任術探測人主之微而用之危道也故事雖濟而君子猶必直曰其然以使天下事君者之慎所用于嘗以漢高欲廢太子立如意事觀之未嘗不嘆高帝之詭而良之善用術數也夫帝不可謂不知人者矣於間相而知安劉必勃因封漚而知五十年後之反豈不知呂后之悍暴乃欲以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七

九

天下付之數歲小兒哉蓋借是以觀羣臣之於太子何如耳向使蕭曹平勃羣起而爭之度帝意立寢矣豈待良招四皓然後能成功哉無如廷臣惟隨一叔孫通言之又非帝所素憚故帝意不決必待四皓以死爭之而後事已也觀帝語四皓曰煩公卒調護太子此豈真不愛太子者而有是言乎夫一周昌強諫而帝笑而置之則帝所以窺測羣臣之意可概觀矣使大臣將相皆如周昌之強諫又使言者如後世史丹張九齡輩之篤言切論則帝豈漢元唐玄之不若者而必待四皓從遊然後爲開悟哉事關安危大計羣臣不言使一人言之又庭臣不言以幾倖乎隱士之成功漢於是乎無人矣夫子房豈不知帝意者高臥不規而借力於四皓又不率在庭大臣以死力爭而收功於深山之老人此其君臣之間或有難於言者吾故曰高帝之詭而子房之善爲術數也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十七

曹參論

史稱曹參爲相遵蕭何約束斥去刻吏掩人細過出入三年百姓歌之然則漢承秦後去百姓湯火而與之休息所以開文景數十年之治安者參不爲無力參之賢安可誣哉而子嘗謂其不能彊主安國呂氏之禍不獨平勃遺之參亦與有責焉何也高帝將死呂氏問誰可代蕭相者帝以屬參而蕭何亦薦參自代則呂后惠帝之畏重參與所以倚任參者可見矣參豈不知呂后之悍暴而惠帝之懦弱乎天下方一切夾於參參於斯時因后與帝之重我任我而我爲之計深遠防流失悍者抑之於禮不剛制之以術而弱者則引義以彊之夫逆折悍后之謀使懦主有所恃以爲重於乾坤正氣集

卷四四七十八

一

是君尊國安此孰與夫無所事事之爲得哉而參不能也帝肉未寒身爲國相視戚姬趙王之死若罔聞知參之負高帝者大矣至惠帝耽淫樂不聽政而參不聞有所扶救豈參之所爲飲人醇酒者君相皆以是爲長治久安之術耶夫惠帝非盡不可與爲者因參不治事不欲顯責而使其子以私問之其待大臣可謂有禮矣使參輔之以誼未必不足以防過母后而有以振發其志氣且后雖悍始未嘗不憚漢大臣也惠帝雖死使平勃不納辟疆之邪說后未必卽授諸呂以權迨后諷王諸呂又使大臣皆如王陵之力諍后亦奈之何哉然則當參時而蚤爲之裁抑所謂童牛之牯易爲力耳誰爲漢相視高帝寵姬愛子之死而不救乃卽令其主以憂傷死呂氏之禍亦其大臣縱之以至是而養成根株者實參也參黃老之術果有益於安危哉大臣謀國當視其時之所不足者

而深爲之計丙吉代魏相之後其行事有類於參彼其時嚴主察相所不足者寬厚耳故吉行之爲識體參當悍后弱主其勢之決裂可知矣彊力直諫以逆制毒發猶恐不足而欲以區區之不事事謂可消患杜萌以又安社稷參亦不智之甚者矣是故參之言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旣明今陛下垂拱臣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嗚呼參之言是也而其如其時之不能垂拱何也

韓信論

將兵與將將異乎曰無以異也則高祖之與韓信是也信之用兵卽高祖用信之術人特未悟耳信之舉趙也所驅者市人而能使數十萬之衆一朝盡破其法莫善於人自爲戰則高祖之捐關以東棄之者是矣嚮使信不先王則垓下之戰信之感羽亦豈能若是力哉舉大事者重於用人力則已之事不成而不輕已之所有

乾坤正氣集

卷四 專人

二

則必不能致人而盡其力是文楚傲於印刑而不子漢興於以天下之半封功臣而不惜善將兵者使士卒退有所恃然後能進而無所顧夫赴戰而不知自鼓其怒未見兵之必勝者也是說也吾嘗以爲取天下者必用之然獨無弊乎唐之藩鎮其帥擁兵自重而後遂至亡國則高祖捐地之法所謂可與取而不可與守者也雖然亦顧其勢爲何如耳國家至於兵敗地削士卒驕惰不爲吾用而猶區區持一切文法以防督將帥天下事豈有濟哉是故藩鎮之法可與取而不可與守及其敝也足以亡國而要之積弱之後非倣其制而行之則不可以強兵夫古之善將者無如韓信向使信請王而高帝不許漢之爲漢未可知矣又况乎連百萬之衆不可敢進而言戰勝哉

周昌論

世稱漢高帝善任人嘗論置相若豫知有呂氏之禍者曰周勃厚
重少文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嘗以戚夫人與呂后有隙私患趙王
如意終不能自全以昌堅忍伉直常諫立太子爲大臣呂后所素
憚而爲趙擇相則立昌當呂后之王諸呂也勃不能強諫後誅諸
呂亦會天幸成功昌則終不能全趙王矣意帝之知人竟何如哉
帝不能爲趙王計深遠徒幸一強力之相謂素所爲呂氏憚者以
庶幾其能全亦已過矣昌不求所以善全趙王之術徒令王稱疾
不行及已被徵王卒以酖殺王殺昌又不能卽死昌蓋負託之甚
者夫昌於是時豈眞恃其彊直謂一不遣行便可捍后而全王哉
抑計無復之其期期不奉詔者可以得之高帝而不能得之呂后
耶夫上之欲廢太子也昌盛怒強諍呂后且跪謝曰微君太子幾
乾坤正氣集卷四十七八

三

廢後后召趙王昌畱王不遣及詔昌至使昌以死諍曰臣今之不
能負趙王猶向之不能負太子也太子既有天下高皇帝慮趙王
不能全以屬臣知臣能安趙王也今太后以怨戚氏故欲并誅趙
王臣請先死以面目見高帝於地下如此度呂后亦爲感動卽后
意不可回王死而昌亦殉之昌豈苟息之不若哉奈何昌至而遂
閔默以坐觀趙王之死也昌微獨負帝之託卽亦不能自遂其彊
直者矣吾於戚姬趙王之死又深嘆漢庭之負高帝者非獨一昌
也蕭曹平勃其於帝何如者帝肉未寒視其寵姬愛子之死如屠
犬豕而未聞有爲之所者又何區區責一昌哉昌不能全趙而勃
卒能安劉非帝之智有驗不驗則亦人臣所遭之有幸有不幸也
吾終以帝之所以任之者有未盡也

周勃論

武健不學之夫可與定亂而不可與圖治是故將相異器也厚重少文之人可與持正而不可與行權是故常變異用也周勃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安劉必勃後卒以入北軍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於是服高祖知人而椎魯少文之周勃亦卽與伊周比烈矣吾深跡其事以爲不然勃之所以成功者天幸耳勃安能安劉氏哉且當時所以計誅諸呂者不在勃夫人臣不幸而值劉呂之際成敗不可知而所秉者節也卽以爲抗節致忠會無救於安危之故亦必有深謀至計豫覩其事之必濟然後其始也不妨委蛇焉以藏其用耳否則寧奉身而退以不與其事則已矣勃有一於是乎夫勃於漢所謂社稷臣卽非一不居其位遂可以塞責然吾觀呂后未嘗不畏漢大臣也后雖暴猶慮淺易與其意不過當吾身以極母家之富貴而止非若武后之遂欲以周代唐也及諸呂旣王而

後始有岌岌不可知之勢且夫成諸呂之王者誰乎平勃爲之也使於孝惠初崩時丞相不納辟疆之邪說呂后遂訟言吾欲王諸呂哉卽后意如是而王陵強諫之時勃等佐之論以天下之利害謂王諸呂者適以楚諸呂而使敗以人情而言呂后未必不悟卽不然各以死諍呂后未必不奪又不然而使所謂食其者有所開譬其間呂后亦必罷矣平勃謂陵曰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假令陸賈之計不行灌嬰不先屯滎陽以待變平時無朱虛之知謀而倉卒非曹窋之馳告吾不知勃所謂安社稷定劉氏者安在迨身入北軍而天下事大定矣豈一左右袒之語遂足激發忠臣義士之心而功成以是哉吾故曰勃之所以成功者幸也然則勃將如之何夫勃於呂后朝求無負高祖者亦惟以生死爭之沈慮計變以圖萬全非其長也當聽王諸呂時母亦身實畏禍而

姑隨平長短以固吾位耳彼豈真謂已能安社稷定劉氏哉是故
袁盎曰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不易之論也觀其東向坐責諸生
被甲而見守尉爲丞相朝罷意甚得武夫不學所以自處者無術
而况國家安危之故謂僅一木彊無文者辦之吾不信也是故周
勃者宜其能爲王陵之爲而不能其不能爲陳平者而卒與平共
得之吾故曰勃之所以成功者幸也

婁敬論

屢勝之將不可與慮戰非智有不足而意嘗蔽於其所恃也楚武
王侵隨隨人使少師董成王毀軍而納少師歸請追楚師季梁止
之曰不可楚之羸其誘我也婁敬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
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
愚以爲匈奴不可擊夫敬之言固季梁所已見也兵家情形瞭然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六

五

如覩以高祖之老於用兵而不悟豈智出敬下哉百敗之鋒可以
摧強楚而萬乘之師見殆於夷狄則氣盛不戒而功成意得者之
有以蔽之也雖然敬之料夷狄者果盡得乎夫懲匈奴一戰之蔽
而欲以漢之長公主妻之此萬世之辱而敬言可斬也乃帝且從
之而無所難母亦平城之役創於失敬言以致敗而於天下古今
之勢之理遂有不暇自念者耶夫天下之言虛心聽之不難見也
有所恃與有所懲二者嘗足以惑人雖以英明之主亦往往無所
決擇而至於眩是故不能移遷都之聽於平城乃重於違敬而遂
移平城之不聽於和親嗚呼此豈獨屢勝之氣難於慮戰而被創
之智亦不可與圖成矣雖然田豐沮授豈非言不用而其事卒驗
者袁紹且忌而殺之然則高祖卽聽過計失而於婁敬之說終不
能割所愛以從者是猶有人君之度者哉

周亞夫論

夫人惟猝然之頃可以觀其素所挾持而非取於一時僥倖者遂謂可定大事也是故兵者呼吸之物也法不素立變不習常計不預定以事起倉卒謂吾可坐而制之無所害其誰信之昔者周亞夫嘗堅壁不出以困吳楚矣吳楚兵乏糧數挑戰終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夫亞夫堅臥以安軍心是矣然使無自信之實而一旦變生不測雖勇者有不爲動哉吾觀細柳之營而知其號令之嚴壁壘之肅士卒之必不敢至于變亞夫亦自料之定矣是故謝安以圍碁而破秦寇準以歌謔而卻敵其矯情鎮物似有出於人意料之外者然彼適取其懷來而用之耳天下見其變至不驚爲功所繇成而不知其實有不可得而動者也若以堅臥不起謂可取爲定亂之法豈不誤哉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七

六

夫彼將士之畏威守約雖臨之以至尊不可動豈軍中更有得而擾之者意其細柳之師特豫戒以耀天子而軍行嚴密卽亞夫亦有未至者耶以持重如亞夫而吾猶以軍中夜驚爲失然則晨馳入壁而奪其軍者其將不可鹵耶故夫用軍如韓信者終不可爲後人法也

田叔論

人臣不幸處人骨肉之間有可兩全則兩全之不然寧細情而伸法蓋法勝則掩恩然可以杜患而息禍若法不勝恩又緣情以細之見謂苟全一時而不知其不可訓也則田叔之焚梁獄詞是也夫藩臣思僥倖之計至於殺天子之謀臣此其罪至大獄詞奏則梁王不可赦梁王不可赦而傷太后之心則景帝勢必至於廢法獄奏而法廢何如先焚之爲得也不知景帝忍人也其不竟深罪

者蓋繇鄒陽之工於劫王信而帝先入長主之言耳豈田叔之焚獄詞遂能寢帝意哉人臣奉命治獄獄具未奏而焚之是已先廢法矣而乃謂景帝曰陛下無以梁事爲也梁不伏誅是漢法廢也伏法則憂在陛下豈不謬哉且是時勝詭自殺首惡已服罪矣梁王爲臣下星誤自可議親以赦使田叔奏獄而爲上分別言之奚不可乃必焚獄爲也張敞之諫霍氏有之矣人臣引義固爭明主以恩不聽推是言也使下之不軌者有所畏而不敢犯而上之恩意亦未嘗不全人臣申國法而杜邪謀計無善於此者爾乃探測上必不能行之勢以先自焚其獄詞向令王如吳楚淮南之爲反形已具吾不知叔亦將以太后故舉獄詞而焚之否耶故叔是爲也適以驕諸侯而損國威且又緣主意以自市其惠跡是而推叔向以貫高事幾不免者亦謂天下事皆可如是以處耳亦悖之甚

乾坤正氣集

卷四 七十八

七

者矣故吾嘗謂郅都之侵責臨江王者殘人骨肉以爲忠田叔之焚梁獄詞者實非以忠而全人骨肉也夫大臣所以善全人骨肉者自有道田叔蓋未之知也

東方朔論

漢武帝以微行道遠欲斥諸縣爲苑以館陶公主之獻地至寵貴其私夫董偃此其過不爲小矣在廷諸臣不聞有所諫正丞相御史且阿旨以成其私而抗爭不撓所言皆關繫大體者獨東方朔一人而已朔豈徒以詖諧取容者耶其傲弄公卿母亦以其不能正言直諫而心薄之耳史乃以朔與嚴助壽王等同稱見諸人以諛進以誅死若朔爲避世金馬善於全身者不知朔固非諸人比蓋朔寓詞託諷而諸人利口取給也朔學術稍雜縱橫故頗以術數取媚天子不然漢庭豈有右朔者哉王子敬且謂不如長卿慢

世豈以竊婦滌器等事爲胡所不能耶後世又以胡與范蠡並稱至有神之爲仙者抑何鄙妄乎夫長卿文字之豪其行無可稱述此不足道矣范蠡覆吳伯越何壯也脫身遠害何智也而以貨終何鄙也且蠡此時已去越豈如後世功名之士以田產聲伎自汗者而必沒身於財蠡之始終功利於此可見矣東方玩世誠爲近之然多所諫諍豈可與屈道舍身者同語至又以曼倩嗣宗共稱者而能一日立於漢武之朝耶故以范蠡爲玩世則直財者藉口矣以相如爲玩世則好色者藉口矣而樊許阮藉彼亂臣賊子何所不矯飾乎論人當觀其生平大節而區區詖諧傲弄者非所以定胡也故胡者能爲汲直而不以顛稱不爲宏曲而能結主意胡眞不可測者矣世不察而徒以玩世目胡胡固不受夫千金買少

韋坤正氣集

卷四十七

八

婦輒易去此安知非術家所託而至以此定其玩世則吾又不知之矣

明吳應箕著

涇縣潘錫恩校

賈誼論

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然其創制非盡善也于是賈生以不世出之才悉欲起而更定之以絳灌東陽之屬害其能天子亦疏而不竟其用吳生日不用生者帝也豈絳灌之屬能害哉誠使是時誼卽得大臣如絳灌者爲之推引而誼亦卒不用何也誼所欲爲者帝所必不爲故善其言而棄其身者繇主臣學術之先異也方天下新去湯火帝一切與民休息又本好黃老之術雖以誼所謂典禮樂改制度者行之上比三代之隆下可杜諸國之變然帝勿欲也帝若曰此非吾所及也吾學其爲如此者而已觀其宣室之言日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其所過者何事乎蓋帝方自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七

持其術以內與諸臣角彼豈不知漢臣無出誼右者至誼痛哭流涕而卒不可奪其意蓋至是而始見也夫名世之士不世出矣而或非其主賢知之主亦不世出矣而常苦無其臣誼之遭遇文帝也其臣與主非所謂希邁者耶而猶鬱鬱不得稱其志氣然則士之不用非獨遇時君主也乃論者謂誼遭文帝而不免痛哭流涕之談誼可謂躁于求主者夫誼遇文帝祇猶不用則不如文帝者雖欲誼之痛哭流涕而不得矣論者又謂誼與絳灌之屬漸積而深交之不出十年可以得志吾嘗考絳侯以文帝三年就國四年而灌嬰已死誼以二十待詔三十三歲始沒回翔文帝之朝者十有餘年非必盡與絳灌同時也始絳灌以大臣不學而又重于紛更其短誼者誠有之迨其後從長沙見徵前席之謝自謂不及而終不任者此豈絳灌之過哉故吾謂帝之不用賈生者至

是而盡見其隱誼雖與絳灌之屬深相固結冀其推引亦無爲也
三代而下才如賈誼者不數見矣得君如漢文而不竟其用人君
有如漢文者猶不能用賈誼然則遇合之際豈不難哉誼以不用
遂憂傷至于死又何怪焉誼之蚤死天也誼卽不死帝亦卒不用
而不用者非天也誼不用吾終爲文帝惜夫人臣如誼論者其亦
可寬爾矣

公孫宏論

史稱公孫宏阿世取寵又據淮南反謀之言下丞相如發蒙審是
則國有大變宏直孔光張禹之流雖黨篡賣國亦身爲之而不惜
矣子跡宏之始終宏蓋足智持術善于處功名者卽以從逆疑之
不亦過乎凡人臣之從逆者其繇有二躁進怙勢其大抵也躁進
則志貪志貪者多濡忍及其旣也喪盡廉恥而有不顧怙勢則氣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十九

二

溢氣溢則行必邪及其終也欲遽自退抑而不能夫亂臣賊子豈
必盡天性乎有所漸于其中而居不可反之勢然後蒙面屈節雖
孽自己作而安之耳而宏有是哉宏之生平則亦較然矣雖起徒
步爲宰相然當徵爲博士免歸時年已六十餘矣後郡國再推上
而宏固讓其于仕進非汲汲者亦豈自意其對策合上意所成就
遽如是哉迨爲相而身自儉約奉祿皆以給故人賓客及治淮南
衡山黨與自以無功而乞骸骨宏于止足之義非不聞者假令淮
南之謀不泄其所謂下宏者不過動以富貴毋論事成于漢相無
加乃八十老翁僥倖于必不可得之圖而以國輸人宏而愚人也
可宏而智術有餘者豈出是哉宏之所可議者外寬內忌徙抑仲
舒爲己甚耳事剛察之主不肯面折庭諍母亦重于以身蹈不測
而要與媮合苟從者猶不可同年語也茲宏爲相多識大體族郭

解延賢人詘于朔方之難則願罷西南夷以奉之受波黯廷詰亦
任過而無所辯其因事寤主與夫爲大臣有讓皆可爲後世法而
表章儒術至更通一義以上者皆得選擇以補右職此實爲厯代
右文之始若徒以見輕敵國之言遂一切排擯謂弘于回面汗行
之事殆不難屈志從之者此豈盡知宏者哉漢相如申屠王嘉以
死抗節宏誠非其人也若青賀屈釐之相踵誅戮又如楊敞王歆
之唯喏元成匡衡之依違其以視宏宏不爲漢賢相乎田蚡受淮
南王金而有不忠之言後武帝聞之曰使蚡在族矣宏至元始中
猶受顯褒則宏之賢漢固未始沒之也夫人臣賢如公孫直以不
能諫爭人主後世猶將引其無據見詆之言以爲疑况其不如宏
者乎固知守正不阿爲人臣之大節而善處功名者使不有生平
之可見則其邪其正皆人所得意而加之矣此予子漢之諸臣而
韋坤正氣集

卷四十七

三

終致疑于平勃也

霍光論一

託孤大節也然天下方安蒙屢世之業奉一王之令內無女主大
臣之禍外而人心不叛強敵不侵苟非如王莽曹操司馬懿楊堅
之流傾險好詐因會攘攫則亦不必皆如伊周者而後勝其任也
霍光在武帝朝不過小心謹慎非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帝以幼主
屬之于是帝號爲知人帝誠知人然廢立之事非帝所逆觀帝若
曰主雖幼而天下安如光者亦庶幾不負其任矣然亦幸而昭帝
早智桀安之讒不行不然光身且不免安望其捍社稷安幼主用
以答先帝之託乎設不幸而昭帝旣壯亦如昌邑之行淫亂吾不
知光亦將舉而廢之耶夫光之事昭帝與事昌邑異昌邑之不肖
光廢之而社稷安昭帝之賢光亦幸值之而身不危而要之光之

所以輔之者未盡也何也昭帝之立也天下一切決于光光之所
以效忠幼主者蓋無大于嚴輔翼之官慎匹妃之選而光事昭帝
十有餘年不聞別置師傅之屬及左右侍從皆選擇端方正直與
夫經誼有學術之士終昭之世獨雋不疑引經夾獄光僅一善之
而已至爲帝納后則上官安之女而光之外孫也桀之輕慮安之
幼驕燕相平知之而光不知乎因蓋主納女此何意也光能卻丁
外人之封而不能爭而卻后此豈光所難哉母亦以其親戚結連
可以自固亦恃已專政而他無如何耳不知適以啟外家之漸而
成桀安蓋主邪僻之私卒之上霍爭權幾執光而傾危社稷嗚呼
殆哉此誰遺之也吾故曰光亦幸而值昭帝之早智得終其任而
實則光之所以輔之者未盡也漢誅諸呂大臣議所立而以鉤駟
家惡故不及齊王武帝懲呂氏之禍將立子而鉤弋不得赦絳灌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七

四

爲竇氏擇師曰吾屬不死命且懸此兩人吾嘗卽而論之其憂深
慮遠皆可推之爲輔幼主之法而惜乎光之未講于此也至于受
人之託因攘而有之夫匹夫然諾猶相信于存亡死生之際而况
人臣之于君乎世以孔明不取劉禪爲忠夫使人臣而盡如莽懿
之流世寧復有君臣哉以狗彘不爲之事而謂此聖賢所難何異
兒童之見故人臣不幸而不當霍光之任也當霍光之任則古人
所謂大節不奪者豈一死足以塞責哉捍社稷而安幼主吾所謂
輔之道亦安可不盡也

霍光論二

大臣而當託孤之任者才非所恃也要在有不可易之節卽抗節
非難也期于有無所爲之心是故廢立之事豈人臣所能豫計哉
人臣而先有是心則亦志邪而事敗矣霍光受武帝之託昭帝旣

崩迎立昌邑已立而行淫亂幾危社稷光憂患不知可何

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

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嘗有此否延年

曰伊尹相殷廢大甲以安宗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當

是時使無延久之贊决光事幾不立吾嘗思之光亦惟不知古有

所爲廢立者而後取决延言之言發其忠貞之氣以舉事一旦向

使光素以伊周自命則胸中有所期必而形于外者亦無堅確靜

鎮之度于是事會相逢非疑則躁而又有小人者鼓其智術有所

陰陽微倖其間幸而成則不免于殺身不幸不可知天下事徒爲

奸雄藉資耳光惟不知古有是事也然後非常之故不以亂其中

致其志一取决一時無所遲疑搖易于其間故其氣專志一而氣

專天下之大節有不立大事有不成者乎三代以下有廢立之事

乾坤正氣集卷四十七 五

者誰不自以爲此古人之哉至于聽搖于外而志亂于中小者

身死大者國危甚則已欲利而有之嗚呼如霍光者豈易得哉晉

趙盾迎公子雍于晉又患穆嬴而立靈公背先蔑棄士會結敵怨

後靈公欲殺盾而盾卒蒙弑君之惡吾嘗謂其原皆萌于此夫謀

國而趙盾始立不定卒被惡名彼後世篡弑相尋皆繇此而甚世

豈有伊尹之事而人臣可取以自信者哉是故光之所以能舉大

事而不亂者非才節可述其樸誠有餘心無爲而爲之也光誅昌

邑羣臣二百人其徒呼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繇此觀之廢立之

事未萌而身已岌岌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嗟夫人臣無故

而有伊尹之志吾亦未知其可也

霍光論三

霍光功名既極不能早自裁抑身死之後至于族滅班史謂其不

學無術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信矣夫光于謀國豈可謂無術哉而不能善全其宗母亦智有所蔽則有所蔽故光之破家者其謀國之所不暇慮而智有所蔽者則忠有以盡之耳何言之光之功業雖盛固非庸何匹也高祖之興也非何則其事不立然何之專任關中身犯危殆者數矣賴用鮑生召平諸人之策而免向使何屑屑焉憂身之不遑則亦安能精心治國以其萬全者遣主哉故吾嘗謂人臣能以其萬全者子國必以其不全者自子黽錯者知身之必不全必欲以其全者子國也蕭何以其全子國而身犯不全霍光者不知身之不全而全者在國矣國全而宗滅宗滅可也國危而宗全猶弗全耳嗚呼光于是乎可原矣所謂誠樸有餘者也當其撫幼君值巨變躬廢立之事仆桀蓋之謀使朝廷不驚天下不動光之心力竭矣全身保家以圖善後非其意也豈獨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十九

六

非其意知毒后之謀而隱忍不發亦自知其家之必覆而特不欲自身見之以爲吾生可無負于國家矣不然輕廢天子而重于暴妻豈其理哉吾猶惜是時損益盛衰之戒無一人向光言之光非盡強愎自用者廢立之事决于人言聽杜延年而修孝文時政感真侯不疑之言重經術有學之士假有鮑召之策吾知光亦必虛已願聽矣殆光死而宣帝不圖所以裁之恩寵過溢然後始聞張敞之疏徐生之言故光之覆宗亦其君相不善全之過此豈光所能逆計者哉夫光忠貞天性固不意其妻子遂自作逆至所以爲妻子計者又不能如其計全社稷之深遠圖大而暗小專國而後家吾故曰此非其不智而忠有以盡之耳抑吾嘗論之范蠡之去可以責李斯汾陽之聲妓可以媿韓信而處博陸之地勢則此二者非所論也然則如光者將必覆其家而已乎夫鄼侯之不治垣

屋高密之不計生產武侯不使家有餘財此皆可爲人臣居功名者之法光猶未至于是與然人臣之功其萬分未至于光者何限亦以其身家僥倖而又非盡不學無術者也嗚呼光于是乎可感矣

蕭望之論

蕭望之以材任宰相爲宣帝所器重受遺輔政身爲帝師可以有爲矣而以與史高恭顯忤內外交掣卒以殺身其死爲可憫吾以望之之死非獨其身之不幸西漢之弱實始于此何也望之以師傅舊恩爲帝所嚮名儒高節猶宦官外戚之所憚也宏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其不可遽退亦已明矣元帝之暗弱宣亦望之所知望之不能據法守正執退恭顯于宣帝之時而乃以太古久遠不近刑人之制匡拂元帝豈不誤哉史高是時徒取充位而已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七

七

使望之制之有方當不至與隙而驅之以與恭顯比劉向周堪旣皆任用使不亟亟進取自相稱薦亦不至授敵以閒如是而望之可以得志奈何智不出此卒以讒死也自望之死天下士大夫喪氣于是貢禹匡衡之徒相繼任用要皆宦官外戚所援引依違附和釀成王氏之禍在廷大臣遂無一人敢抗之者予嘗逆而適之謂皆自望之之死貽之不爲過也夫大臣以其身係國安危死何足惜然有不得已而死死而足以激發忠臣義士之心使國雖亡而猶不絕如綫者死之可也則李杜諸君之受禍是也時與勢皆不至死死且無益于國適足以張凶人之氣而使天下持祿畏禍者率用是爲戒則望之之死是也故望之者不可以死者也不可

以死而死誰謂死足重哉使望之于是時艱難深固陽以不逆其意而乘機遣會去邪佞于不動聲色之中者上也不則如任媿袁

安行義修內雖守正不阿而不爲竇氏所害又不然當廷尉獄解
奉身而退堅臥不起庶幾感悟帝心使恭顯猶有所憚數者無一
而慮淺謀泄自蹈讒慝而死蓋亦忠節有餘而識量不足者也吾
觀望之陷韓延壽于死已知其伎刻無大臣之度受鄭朋邪諛之
詞卽接見以意出獄受爵之後更生旣使外親上變事推進已而
又聽子訟寃意其喜趨附好聲勢至老不衰不知先以其身入恭
顯術中矣大臣有不幸值恭顯之際者其毋以其身入人之術中
哉

趙充國論

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
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
自服矣將軍卽見宜歸功于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十九

八

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
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
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罷遣武賢子謂充國之言
忠矣而浩星賜之策未爲非也夫充國死守屯議至煩璽書數責
而已數條奏又最後帝下其議而羣臣皆服魏相任其計爲必可
用其所爲一時事者不必伐而朝廷已深知矣其兵之利害已盡
詳前奏中不必復言而已足爲後法矣朝廷旣已知其能而已復
不有其功如此則宣帝未必不益多其讓而強弩破羌有不感而
且愧者乎而必厚自張伐不錄二將之功令武賢深恨卒告其子
以死則亦充國不善自全之過也夫當諸羌背畔之際上使丙吉
問誰可將而充國曰無踰老臣吾意是時已深中廷臣之忌及守
屯議而舉朝先無是其策者尙微明君賢相充國能卒行其計而

成功乎排衆議而功成卽微自伐吾亦岌岌慮讒之不免而况故以其身犯之哉有謂充國始終以忠自守身死不顧何恤人言夫在事之日灼見利害知功可必成則宜以死爭至功見事成行能旣著則宜讓此古大臣自全之道而充國不受善言卒有子禍與辛氏世隙然則以其壽終也猶非不幸也嗚呼漢將如營平者殆無幾矣而吾猶謂武賢之告實其自取則功名之際居之者蓋誠難哉

師丹論

吾觀師丹定陶之議則當時廷臣無有明經合禮右丹者然亦因是而有感于世變矣蓋共皇以定陶爲號而不立廟京師者此丹獨議也丹豈不知上忤帝意然見禮甚正故持論不阿丹可謂獨立不懼者是時董宏上書引秦爲據而欲立共王后爲太后冷褒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十九

九

段猶則欲立廟京師厥後朱博趙元復稱引宏議而劾免丹此豈真有見于典禮哉不過揣人主欲私其親之心乘閒以爲富貴資若是乎禮之是非卽自人之邪正分之也宋濮議興而司馬光引丹議爲據歐陽修以皇伯之稱在古無稽而禮官臺諫共指爲邪然各據典禮與議定陶時異中書禮官皆一時名賢無所黨附然中書本生親之文亦未始非也本朝興獻之議又與議定陶時異矣永嘉創千古之見政府執師丹之文各成其是政府視濮議時中書持之不無稍過遂反爲附永嘉者捷徑于時董宏褒猶實繁有徒似乎人之邪正又以禮之異同而見矣永嘉之議今可行百世然一時舉朝執丹說者至九死不悔視丹義陽之封其禍福之效又何如哉要之守正者雖違世見殆其立志較然自可行其所以合乎聖人之經豈與夫依附揣合如褒宏者流議雖伸于一

時而孰知其爲萬世羞也哉是故事君而揣人主之私以立說者君子終不予之爲知禮也

史丹論

申生之死也非獻公殺之而諸臣殺之也里克無論矣士蔿狐突使之逃杜原款勉之死夫廢立何事耶國無骨鯁之臣強諫力諄以回悟其主徒使其子計畫無復之或不得已而出于徼倖一時之計嗚呼可悲矣故吾嘗以叔孫通之諍易太子爲有大臣之節至若竭誠直諫使人主有所動而事得以立寢要未有如史丹之正者也元帝之寵傅昭儀而欲立定陶王也皇后太子及帝舅王鳳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閒獨寢時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乾坤正氣集

卷之七十九

十

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搖動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于是上意大感直自諱其意而太子得遂爲嗣夫候閒獨言示以必死已足奪人主幾幸之心又謂得于流傳使不至自遂其意此於事理甚明人主非至昏暴有不卽悟哉使于此而先持觀望之意或不燃必至公卿廷諫反使其主以無所容而成愆天下事去矣故廢立大故往往至于不可救者則皆人臣之過又非獨希意順旨者之過繇不能乘閒直發執義固爭使人主有所感動者之過也唐高宗欲廢后而立武氏所憚者遂良一人耳遂良曰陛下卽欲廢后宜更選擇夫不爭其不可廢而使其有所擇以縱其意嗚呼豈有濟哉故遂良非士蔿狐突原款者之比也而事不幸類之况乎國有大事其爲里克與長孫無忌者不少也又况其多勸與敬宗之流也

魏相論

漢自武帝多事丞相屢以不稱職誅霍光秉政所置相則皆其故吏取充位者微獨功業不見相權之輕亦于是極矣獨魏相以練職稱上意然後有所摧仆使漢相以重而相又好觀國家故事明經術識大體捐釋敵忿奏言災異豈不爲漢賢相哉然吾以爲其才有餘而識不足術可以取位固主而非有公正不阿之節是故西漢之亡始于宦官而成于外戚未必非相貽之也夫相自白去副封之後帝固已深倚任之矣相能探微旨以破散霍氏之謀豈不可因主方嚮我而有所執持裁抑以遏絕內外干預之漸其奏封事必因許伯者此何爲也霍氏不宜泰盛自可訟言于朝以引義固爭而乃有所因緣以爲重然猶曰非是或未必濟也至于言國家安危大計亦曰願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等詳議乃可豈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七

十一

以漢廷諸臣遂無出外戚右者吾于是而有以窺相之私矣卽繇是推之蓋寬饒以刑餘法律之言坐死而相不救夫豈不能爲鄭昌之爭乎重失內庭之意故輕視直臣之死彼固交權王許者而欲與宏恭石顯爲忤此豈其情也哉世謂漢相以丙魏爲冠予則以宦官外戚之禍皆自其貽之固知人臣進結主知使功名顯遂凡饒才術者優爲之而古大臣不以是也所謂大臣不以是者將如何亞夫之爭侯王信王嘉之封還詔書申屠之爲檄斬通宋宏之正坐讓譚疏廣不使外家監護太子以示陋于天下嗚呼此謂有不阿之節而智深慮遠其所關係人國家者固不止一二世也夫漢廷必如此者可爲大臣而魏相則猶未至于是者歟

樓山堂集卷五

明吳應箕著

涇縣潘錫恩校

漢光武中興論一 乙酉五月

國家當陵遲衰微之後內外多故勢且不立其主能奮然而起遵循祖宗法度以盡反衰世之陵夷如此者皆中興也至于社稷不守大業盡亡而已不過以宗室之苗裔取之他人之手以光復舊物此雖名爲中興其實難于開創自古至今惟光武一人而已夫秦之亡天下也楚最無罪故亡秦者必楚非楚之必能伐秦也而天下之苦莽也人心思漢故漢必覆新非漢之人卽能興漢也漢者人所借之名耳豈特空名可以切天下哉空名可以切天下卽無論王郎而更始胡爲者盆子胡爲者孺嬰固嘗帝天下矣方望立之亡不旋踵又胡爲者此以知光武之事難于創也何也創者有其實者也有其實是故背聖公而不爲不義遽卽位而不爲不能待知天下不可無我而我無倖取之心則以我取天下而天下有舍我莫之之勢故光武曰向使成帝在天下不可復得何也吾非取之漢而取之他人者也有其實者也豈與夫假竊名號者徒幸天命在漢遂欲因便伺釁以僥倖于非據哉彼晉元宋高雖國覆君亡然正朔尙在已特持空名以爲人擁立耳旣立而志願盈足不但無經營天下之事又偷安狃狹忘國大仇反若非是不爲利者于此亦曰中興此又嚮之盜賊僞彊以妄度乎非意者之所羞稱而烏可比跡建武之隆哉吾故表光武之興以爲非有創之實者不能也彼無創之實而有其名者吾不能禁其不名也雖然天下果可以名劫哉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八十

一

漢光武中興論二

古之得天下者豈必皆生而有天下哉生而有天下者繼體蒙業之主也非是者或絕而復續或取之他人之手是本無而有之也本無而有之當其無也無利於天下之心而聽其所以有之來及其有也無震于天下之勢而盡其所以有之事夫不能盡其有者猶之無而不能聽其有者卽其有之也不能堅吾于光武之有天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八十

二

下知其能爲盡者而能不爲利也是之謂能有天下者矣懷愍之沒也元帝卽位于江南後宋之徽欽被虜而高宗亦渡江立國此兩者天下原未嘗絕也又不待取于他人而自有則聽其有之來而因盡所爲有之事者視光武不啻十有九之易以今觀兩君之意若有震焉而不能受又若非是不爲利者此實何哉晉元之卽位也命王導同升御牀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二等民投刺者除吏至二十餘萬人其意必以非劉石吾不至是而建炎之際其一時將相有可以進取之勢乃棄而不圖至其後視議恢復者爲寇讐若恐二聖之一旦復來者此皆以爲吾非其有而有之則有之爲已足矣如必盡其有之事則事反至于不能有者可柰何是故利沒于前害怵于後不惟苟且倖于目前卽狹小亦出意外何也此本無所以副于天下者而其器不足以受之也夫光武其始亦取非其有矣春陵首義旋立大勳乃一無有冀焉直至于更始既敗然後若不得已而有之者是故當其時河北之事非彭寵不濟寵自恃其功而帝待之不滿其望若曰吾無利于天下之心卽微寵而天下固吾有也至同時侯王崛起據土地假名號者以十數而必盡仆之而後已蓋能盡其有者然後謂之能有天下然後知惟無利于天下者能有天下向使光武沾沾焉于卽位之後唯爵賞其素嘗相從及郭南勸進之人此何異于更始封十八王之故

智及其既平諸盜又令終置隴蜀于度外此與後之畫江而處者規模雖異要爲不能盡其有矣其何以稱光復漢室爲中興令主哉夫古中興之主唯光武爲能有天下而他謂之不絕所有則可矣

李固論

李固遭漢末造以爭立孝桓爲梁冀所惡冀又以固名德恐終爲已害使馬融爲奏卒陷之死當是時固蓋居必死之勢矣固死而天下悲之後世傷之固豈不謂得死所哉吾猶憾固不死于質帝遇酖之日而死于蠡吾旣立梁冀誣奏之後也質帝中毒召固索水不得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事泄大惡之論者謂固當是時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大會廷中推舉尙食窮問崩故可以立得罪人致于廷尉凡與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八十

三

謀者殺無赦卽建白明德策立清河不崇朝而漢業復隆嗚呼使固計出此能得罪人乎不能也能立清河乎不能也太后決不忍暴梁冀之惡而從已趨戒胡廣亦決不能助已以犯冀鋒固果出此固亦必死然死而冀惡必彰人心必奮上可以報先帝下可以奪梁冀之氣而曹騰之說或有所不行此孰如死于獄中之爲得哉夫順帝崩而清河之立旣阻于前質帝弑而猶冀前議之可復者此必不得之事也乃猶遺書于冀申其惓惓用以激怒豈不愚哉吾故曰不如死于帝遇酖之時爲得也抑吾于固之死尤有感焉自固下獄而後始有貫械上書要鐵鎖詣闕門通訴者是東漢之氣節實以此而立氣節立而後黨勢成揆其所起皆李固杜喬之死風之也世謂漢以黨人而亡不知漢之所以亡者繇宦官外戚貪立昏庸以至傾覆向微諸黨人仗義植節至死不悔漢之天

下豈至賊不而後禪哉凶如董卓而不能取奸如曹操亦不敢有而貽之于其子名義之足以留人國家蓋至是而後見也而其事始于李固則固之死于梁冀誣奏亦豈爲非所哉而吾猶謂不如先死之爲得然則人臣有號爲通經如馬融而陷人之死相知如黃瓊乃視其死而不救而趙戒胡廣之流則貪位畏勢以冀苟生若此者眞所謂生不如死也吾又何憾乎死者之如固也

丁鴻論

後漢書鴻父緄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緄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于盛不報既葬乃挂緄經于冢廬而逃去後于東海遇鮑駿駿止而讓之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范氏謂其終悟而從義異乎鄧彪劉愷之遂其讓而不反者宋蘇氏兄弟則據范氏之說于鴻之終悟也深嘉而屢歎之而甚鄧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八

四

劉之讓爵于弟爲不勝戮矣吳子曰君子而必以聖人之道充類責人豈惟此三子者非其分之讓爲可罪自吳泰伯而下未能免矣然孔子曰泰伯其至矣乎伯夷叔齊賢人也非夫子論定則泰伯之讓志在翦商不且爲仁而伯夷反道從命亦未合于義然如此二人者其處心積慮出乎忠孝之至非有所爲而爲之故曰非聖賢不能也後世間風而跡其事者要不能無所爲推其心蓋知忠孝之爲美也而析義未精行之或過乎正然君子取之若曰觀世俗之爭而讓者不庸愈乎且以應襲之封而推以讓弟使弟受非分而已爲名高其矯而不合于義而不爲也此庸人所易以己所應得之封而推以讓弟事誠不可爲訓然能斷奪義而行之此雖賢者亦難以賢者之所難而誅其能蹈之以庸人所易者而責其必不能全豈聖人與人爲善之意乎三代而下父子兄弟之

間以爭奪而至于弑逆相尋者何可勝數一畝之宮數瓶之粟取者稍贏手自戢矣况乎享有爵土而捐已善讓豈非慕義之過而足以矯世厲俗者乃必曰此棄禮亂法罪不容赦吾不知以此與爭者比又將何罪之施耳爭者滿世讓者無一焉東漢好氣節然如此者亦不三四見猶區區執中庸之道以爲此聖人所必不爲嗚呼其亦不恕之甚者矣聖人不聞以魯桓之弑而深罪隱公以闔閭之亂而追論季子夫泰伯伯夷古之聖人也其讓也夫子稱之况世益下而人非聖也其爲能讓獨可罪乎哉鴻之書曰生不供養死不飯舍身被大病不任茅土以是而讓也鴻初非不裁于義者吾猶悲其感于鮑駿之言不卒遂其志夫駿所引不以家事廢王事之云則公羊是衛輶之說也抑豈當于聖人之義乃使論者援以督過彪愷至猶不得與鴻同類而共原之也悲夫

郭泰論

東漢之季權歸宦豎勢在戚孽士大夫厲節抗義至于遭黨錮陷刑辟終死不悔者不可勝數後世感慕氣烈未嘗不病其過然是時卽微諸公漢亦卒移使諸公不爲其過漢之爲漢又何如哉予獨怪郭林宗名傾一世卒與世浮沉而天下猶以其不與黨禍爲高嗚呼若林宗者所謂巧于取名者也其圖身則哲謂不愧于李范諸賢吾不信也何也初林宗之名震京師也繇李元禮而其所最稱歎者無如范孟博二賢之于林宗誠以其同己而重之耶抑以其非己所及耶如以其同己也則宜有知己之感泰豈其吳導景毅之不若以其非己所及則二人亦旣以鉤黨取罪矣事免之後何不稍剗其節希林宗之風而必伉直不同卒以誅死是故林宗以能免爲哲無以處夫李范二賢及陳竇諸君也林宗亦旣交

李范勸陳竇同時名士無免者而郭泰袁宏何以獨幸苟全耶夫
易稱先幾詩景明哲無道能容吾于林宗何尤然林宗固不可與
申屠蟠同年而語者也黨禍之興也以非訐朝政爲名然事繇名
士之互相標榜始募誘而後有標榜有標榜而後有非議當時林
宗實爲八顧之首已始其事人懼其害人以不免爲過而已以善
全爲高吾不知林宗果何術致此林宗于仕隱之間無所據于人
已之際無可解不獨有愧于李范二賢而已胡廣依違外戚連姻
宦寺天下猶有譏之者而林宗以名高相掩故人不得而非之耳
予讀范丹傳謂丹深鄙郭林宗賈偉節之爲人夫丹之不就王奐
視泰之假榮同舟者誠爲不類而平時引勢以相重選艱則幸免
以爲能丹之鄙泰未爲過也嗚呼東漢尙氣節然亦多爲名劫以
郭泰之名而不誅其隱何怪乎世之議黨禍者輒以李范陳竇諸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八十

六

君之死爲過也夫使世不有爲其過者郭林宗真東漢之季一人
矣

陳實論

當李杜殺身之後使諸君子卽相率以禍爲戒吞默隱忍以浮沉
于宦官之世謂漢之天下復有士氣耶故黨禍有必成之勢而諸
君子無苟免之理陳實始與李膺之禍時黨人多逃遁不獲懸金
購募使者四出相望實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自往請囚是實固
未嘗免禍求全者也其後復舉鉤黨張讓以德實故多所宥全實
微獨已不求免又卒能免人于患或曰使東漢諸君制行皆如實
也黨禍何自作哉予以爲不然夫天下之事有自我爲之則爲先
幾而他人爲之卽爲曠節有自我爲之則爲保全善人自人爲之
卒以貽恥士類其所爲設心者不可不觀也又必要其事之本末

人之初終按之然後其所設心者爲著見耳常侍侯覽常託太守高倫用吏實曰此人不宜用而常侍不可違乞從外舉又中常侍張讓歸葬潁川雖一郡舉至而名士無往者張甚恥之實乃獨弔焉使不深觀實之設心敢以此二事爲儉德避難哉又使不觀實前常就獄與後多全宥卽實之設心吾亦未之深信矣是故李膺范滂能爲陳實而不爲陳實者非其不能爲李范者也有李范卽不可無實實之爲所以爲李范也君子亦信諸其心而已不原陳實之心而因欲貶李范之節則太□豈甘以其身爲黨禍諸君之罪人哉是故因黨禍原實此實之心也因實而罪諸黨人之受禍豈獨非其心且其事亦夫人而能之矣唐元稹因宦官得宰相此誠士大夫之恥假陳實無所爲而弔張讓此恥豈在元稹下嗚呼元稹趨利者也或謂卽無利不得不避禍吾不知後世士大夫屈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八十

七

節奄宦至有稱誦功德者利耶害耶此又苟免求全者之所羞稱也

荀爽論

古之奸雄雖力可以竊國命移天祚而不能奪者士人之志節也士能行其志者惟是出處之際而已節不可變雖臨之禍福而不動旣已畏禍貶節矣猶欺天下後世曰彼其志或未必爾也其誰信之吾觀東漢名士非必皆志不欲仕者也而往往不就徵辟以爲高其事多類于以退爲進但不爲戚孽宦豎所引重也則君子亦恕其所立心矣獨怪荀爽危言直節見稱于時黨禁解後屢辭舉辟而竟爲董卓所徵驟歷台司忍垢而死此實何哉君子之于仕進也不惟有不可枉之節亦必度己所能爲與否以卓之兇暴而尙欲存心匡救至勢不可回則因而圖之若此者非爽所能也

僥倖其不能者以先喪其所不可任事之無據無一可爲爽原也
爽被徵謂爲吏持之急不可遁命然旣徵之後一月數遷而爽不
之辭此又何也爽不獨不能爲伍瓊周秘亦幸不爲蔡邕之續耳
瓊秘爲卓所舉卒以諫卓遷都死邕則死于附卓夫死于附卓何
如先以忤卓死况申屠蟠鄭元之猶未至于死者乎故謂邕爽之
不愧此數子吾不信也廢帝遷都之議邕能救盧植而爽亦遜言
以免彪琬然宗社傾蕩則依回聽之居位若荀爽者吾實未知其
可也後世名士不幸爲邪臣薦引旣不能拒而又寬之爲辭曰彼
欲有所匡濟也乃事不可立而我之志節已先爲其所奪嗟乎如
荀爽者可勝歎哉

魏武帝論

乾坤正氣集

卷四頁十

八

古之得天下者未有不明于形勝之說者也乘亂而遷國因治而
營邑其道皆不外此漢興納婁敬之說而都關中謂可一面制天
下然方其起也以王漢中蜀漢旣固還定三秦然後馳騁梁楚之
郊故項羽未滅而成敗之形已瞭于掌上矣夫六國之所以并于
秦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此賈誼之說也今夫
決機于兩敵之間度險易料彼已決勝負善用兵者皆能之而至
于爭天下不然爭天下者貴明于天下之大勢而已得其勢而處
之然後不爲人所制而已可以得志吾觀三國之用兵無過魏武
然終不能并孫劉以一天下者蓋料敵之智有餘而爭天下之才
不足何者不明于天下之大勢也夫天下之大勢中原可戰而不
可以守吳蜀可以守而不可戰以其可守者予人則已之戰力無
所用矣是故蜀漢不得荆州不可得而有荆益不附吳會不可得
而被魏武不先攻漢中以其勢下蜀而遽用兵荆州此失策之甚

者也然雖兵敗于吳而苟先據漢中荊州可不戰而自有何也勢在我也嘗考建安十六年曹遣鍾繇討張魯隨自破馬超韓遂盡有全關之地是時備未入蜀也誠于此時破服張魯因魯之資以下蜀劉璋之不敵審矣然後撫循蜀漢使備進無可據而卽以其勢下荊州則備方資地于人其新集未固之衆可以卽破劉破而吳孤不過數戰戰權自屈服乃棄而不取使得據之以爲守至備取蜀之後然後進爭漢中嗚呼亦晚矣先主之初得蜀也劉曄勸急取之後魏武嘗以不用其策爲悔况取于備未入之先不尤易爲力乎益州天險而土沃秦用之以吞諸侯漢因之以開帝業先主得之以成鼎足之勢夫自先主得之則鼎足之勢成自魏武得之則天下之勢一矣世謂魏武明于料敵變化若神而以不明天下之勢失可以一天下之機故用兵若魏武者吾終謂其一將之才乾坤正氣集 卷四頁十

九

有餘而已

諸葛亮論

天下之勢知其止可如是而如是卽止不以才累智者管仲也知其不可如是而不如是不止不以智蔽忠者諸葛亮也世之論者曰亮則忠矣舍荊州用武之地不據而退保自守之蜀不乘先主之尙在諸宿將之未死與蜀漢之新附以及其鋒而用之而舉事于禪立之後此烏在其爲智哉吾以爲此亦未卽天下之勢論之耳蜀與吳魏之立非若劉項之相爭而吳魏者不若隴西天水之小竊操之武而多謀權之沉而能決非若籍之蹶張與公孫隗囂之庸妄蜀之將相不及嚮二時之士先主雖傑非高光之比蜀卽承漢緒非適當天命之滋至此不待智者後知也假亮卽以其跨有荆襄之衆奉其傑主以帥敵萬人之關張能左蹙曹而右殲權

乎又不然及蜀漢之新下能悉銳而長驅北向乎毋論志不可獲設用師于荆窺吳則魏乘其後窺魏而吳更違盟不幸亦如羽之陷覆復安得一退守之蜀而有之且蜀新附而一日數驚魏師之至者何爲也嚮使劉曄之計行方自完不給又安能卽圖魏乎故亮不得已而保蜀及先主死而後師數出者亦其勢使然也何也先主之英二敵之所忌也禪立而敵且易之矣蜀不圖魏魏且圖蜀故伐魏者不足而示之有餘也示有餘然後足以憚魏魏憚我而後吳之和固吳之和固而後蜀可安吾故曰此其勢使然非亮之智能計及此哉夫鼎足之勢瞭于隆中悉亮之智而竭其治國之才豈以坐安一蜀不足而連年暴師竟至齎志者在亮之自言矣曰不伐賊王業亦亡坐而待亡何如伐賊又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嗚呼亮蓋知魏之不可卽滅也而身之不敢卽安者非其智韋坤正氣集

不足而不欲以智蔽其忠者亦其勢不得不出於此耳不然先主死而後伐魏伐魏而謂天下可圖亮雖略短不至是彼管仲者一匡九合勢足自爲而世且以不能致桓於王爲仲病夫致桓於王則代周矣仲卽才詎知天下之勢有所不可哉仲之料此固已審矣吾故論亮而因及亮所自比之仲以擬之以見夫不明於天下之勢者孰數說以論亮吾未知其可也

諸葛亮論二

亮之不能統一天下者非其智不足而勢有所不可也吾前論之詳矣然則亮無失乎曰亦有之而世之論者不與焉論者曰操召而不屬之植以譚尙爲戒而不與植迄不相能使捐數十萬金開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夫植始雖以才見幸然輕動多過固非有奪嫡之深謀且是時勢

已在丕母論非劉項之比卽與譚尙之各樹兵者已異矣又黨植者不過楊修儀廩皆浮華監子不足與計大事而丕之奸雄亞操固不至如譚之窘而無識籍之躁而輕疑其羽翼之衆又不若骨鯁者之僅有增也兵未交而開行則事易泄欲遂以此蹙曹此疎之甚者也論者又曰亮數出軍祁山魏延請以勁卒五千與亮異道襲魏亮制而不許故失此奇功夫未論延有異志兵難獨授延卽勇能以數千人覆魏降虜夏侯楙之君臣乎雖愚者知其不可况亮乎以此而譏其軍事非所長是兒童之見也而吾所謂亮之失者蓋亮有可乘之機二而惜未之及也夫關羽之圍曹仁於樊也時先主已得漢中矣操憂羽而欲遷都避銳遣徐晃援仁度其勁兵銳卒已悉於樊亮以此時別遣將助羽而已帥師北向更發使至吳申固盟好說之伐魏吾不知曹何以應固吳則吳不至襲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八十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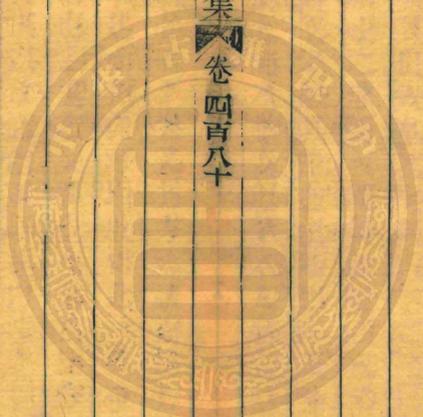
羽助羽則羽必能下樊又羽方勝魏而蜀方睦吳吳知羽已乘勝而蜀更出師起而相從可以收利此一役也魏可以亡而亮計不出此深可惜也孟達之反魏也亮惡其反覆又恐其爲患亮欲促其事故泄其謀以致懿潛軍斬達以達之驍猛而假節據要其勢足以擾魏達擾魏而懿必身當達吾厚固其交以助達而已復悉師向魏且達先圖連吳而使吳亦從東起吾不知懿又何以應夫達之與懿其難易何如也使因達而可以逞於懿然後圖所以制達者豈其難哉亮不過慮達得志是魏未滅又生一魏也曾不悟高祖計王信越以圖所以殘楚之術故曰亮之失者有之此又其一也夫不知亮有可乘之機而以閒丕聽延爲必不可得之事以罪亮此爲暗於計而不知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亮失可乘之機不圖而以十不及之地百不及之衆竭智匱忠奉區區不絕之名號

欲力征以統一天下亮亦不自知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八十

士



孫權論

孫權乘父兄之資值紛爭之世悉其江東之衆宜可進而統一天下乃其土地竟于一江終其身非北服魏嗣西和蜀不聞有飲馬河雒觀兵涼益之志則非智有不足亦其勢有所不予權可謂明而得所處者矣蜀則猶吳耳魯冠已成曹之不能圖吳蜀也猶吳蜀也此當時之勢也惜孫權知所以自處而未知所以料人卒其所以得處者其自失也甚矣何以言之語曰圖王不成其弊不失爲霸未聞君臣之閒而可隨勢輒變者也權之始而拒曹也謂曹託名漢相實爲漢賊其拒曹也所以奉漢然是時權已無漢矣齊桓公以諸侯之師及楚責包茅不入屈完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

乾坤正氣集

卷四頁七

一

敢不服君若以力雖衆無所用之桓公與之盟而天下于是服桓公之大而完辭之正亦無所屈曹之挾天子而征伐也既破荊州移書責權蓋自視桓文矣向于此時權亦以完辭還對曹將如之何哉乃張昭之欲迎者畏于勢之不敵而非必見于漢之不敢二也瑜之拒之者見江東之不可失而非謂破曹遂足以定漢也然猶曰非是則鼎足之勢不成權方欲爲曹之爲與之分爭天下而何能服曹是故曹終身不敢篡漢者以吳蜀綴之也此戰之力也然一權之身始以新集之衆連蜀破曹旣以已固之勢又敗羽臣魏此曷故哉謂之奉漢則拒奉辭之曹矣謂之爭天下則臣篡魏之不矣明大勢也則始逆之而旋順之執大義也則方臣之而輒背之夫權豈不知丕之不及父哉而卑體稱藩受其錫命善料敵者如是乎操之不遽篡漢者以兩雄之未滅而丕之卒受禪者以

蜀方自守而吳且先服已益無所忌而有藉以爲名耳其于權竟何益乎古人有言曰抑君似鼠吾跡權之始末亦爲近之重于失江南則拒曹而敢于絕漢非中心不畏曹也抑重于矣荊州則拒蜀而甘于臣魏又非實中心戴魏也是故權者見小利者也非惟爭天下之智不足卒亦不知所以自處後之君子尙以固守臣節沒身奉漢號而不敢帝制期之不已過乎權亦幸而生漢末造承父兄之資而遇起者曹劉耳倘天命聖賢而時有高光者出則于公孫隗囂之閒置一權者吾不知果何如也

荀彧論

荀彧智謀之士自當時何容鍾繇皆過擬之以爲王佐之才顏子之德而宋蘇軾曰文若聖人之徒也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子以爲不然伯夷避紂就文王之養終身未立于紂之朝亦終身

乾坤正氣集

卷四言八十一

二

未爲周畫一策周伐紂而夷猶以爲不可夷之心自盡而已于商無益于武無損非有所出于不得已也子房從高祖于時秦旣破而故主已死矣所爭者一項籍故良竭能盡智奉一主而已善終或三世爲漢臣因董卓之亂勸操迎帝都許挾天子以號令天下此爲忠于漢矣孰知漢祚之所以卒移操之所以遂其篡志而勢不可復制者卽以此哉故彧之言爲漢實爲曹也當操失利于張繡之時彧爲操畫策曰與公爭天下者惟袁紹而至引劉項之存亡以爲喻嗚呼此豈爲漢者哉夫彧始終所畫之策苟依程昱賈翊郭嘉輩皆知之不必彧也自彧勸操迎天子然後袁紹內懷不服紹之所以與曹爭者亦以匡漢爲名假使紹先挾天子彧又將何以勸操耶管仲之致君子霸也服楚而不戰存燕救衛而不私操誠絲毫無冀于漢但擁兵奉帝而責天下以不貢不臣天下未

必不服也已有挾制之實而欲以空名責人或蓋自持矛盾之說以教曹者也且或于操周旋幾年矣度操破滅羣雄之後能終盡臣節乎孫權曰老賊久有異志徒爲諸人尙在耳謂天下知之而或不知是不智也知之而始且縱之後將抑之是愈不智也于是而以或有王佐之才吾不信也或勸操廢后納女此爲何心隱伏完之書而不言及事泄則陽驚以自讎此爲何見至詐不可飾又爭九錫之空名而以憂死曾顏子之墓三過如是乎如或者至死而猶巧于自文者也孰知其計畫之無復之哉始或去紹從操操大喜曰吾之子房也或代操畫策以開篡漢之基謂爲操之子房也可而考子房進退出處之迹似不如是况敢遠比伯夷乎夫旣爲漢臣知漢之不可復爲而忤操以死者孔融也義不肯漢雖借操申志而終不受爵者田疇也予嘗謂聖人之徒惟二子可以當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八十一

三

之而操爲漢賊成之者苟或也或自當代以至後世而人皆信其爲賢然則名果可以欺而得孰謂或不智哉

賈詡論

曹操稱善用兵旣破荊州欲卽以其勢下江東爲周瑜所敗幾至不免論者謂聽賈詡之策則兵不敗而江東可以卒服詡之言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旣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樂土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詡誠善策然使操用之可以免敗而能必江東之稽服乎夫荊州爲必爭之地劉備雖暫使曹退則備必襲而有也周瑜明于用兵亦安肯以上流之勢使曹據而有之故曹旣并荊州必圖江東者亦其勢使然而惜未知所以敗吳之術也夫天下方爭有可以先驕之而使自敗者唐之于李密是也有故遲之而使必勝者光

武之于公孫瓌豈是也有不愛土地使人自爲戰以蹙敵者高祖之于項羽是也孫劉方睦無信越可使矣孫權智而有度又承父兄餘烈非崛張之盜可以名驕矣且權素得士張昭周瑜之徒兼治內外非積暴之國坐守之虜可以歲月需而空名服矣故詔之策施于羊祜之時則破吳也而施于曹操之時則愈益固吳而長寇也然則曹將何術之從乎夫勢有餘于敵者則師貴以數出而敵不足于備者則擾之必以多方權之地竟于一江戰士不過三萬能爲將者僅周瑜程普數人而已曹誠能秉戰勝之威用中原百倍之衆據上流之勢而不爭于一戰之利于是使一能將者帥數萬之師以伐之不利則更進不過數進我不全敗彼不俱勝計吳之精銳已盡矣又不繼取順流一道而淮泗廬皖之間度要害之可乘者分師並出敵無此則牽彼我此敗或彼勝不過數道而

吳之戰守俱窮矣蓋昔吳之至郢與越之入吳及後賀弼之破陳皆此法也晉人三合師不戰而楚已敝况數戰而吳有不服者乎計不出此而負其百萬之師以取必一勝一不勝而終身之氣不復矣曹操稱善用兵其謀吳之拙至于如此惜當時謀士亦無有見及此者故曹敗而世輒歎詡言之未用孰知詡計亦未爲得也用兵而恃其衆者未嘗不賤有所恃則忘已之所短雖敵有長而不可不謂中智之善策也

關羽論

關羽圍曹仁于樊降于禁斬龐德當時北邊大小憂懼曹操身出南陽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司馬懿蔣濟諫之而止二人之言曰關

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而羽卒以權襲奪荊州兵敗而死向使二子之計不行而操果遷都避銳則魏之天下未可知也又令羽戰勝之際權爲犄角而別出師以佐之且是時蜀已得漢中矣益遣將助羽而亮督軍從祁山北向曹卽智能知所以應乎惜乎懿濟之策明于閒吳而蜀不能以其策固吳也吳又不能以其策推驗反襲羽而爲魏用也或曰吳不足道矣蜀君臣之計豈出懿下而千里孤軍左右兩敵又方交兵強魏乃方略布置不一指授若羽未嘗有敵者智者固如是乎夫事嘗敗于有所恃而禍每生于所忽羽以忽陸遜而被襲蜀之君臣以恃羽而羽敗蓋觀備入蜀而羽獨畱鎮及馬超降而亮所以美羽之書可知也然羽卽能至欲以一州之衆觀兵雒河而曹強而扼其前孫誦而伺其後能坐算其必

勝而不一爲之所耶吾意是時蜀漢新下其兵將或皆有所委署而不能遣以輔羽歟或者孔明以國內未固不欲羽遽用兵觀先主征漢中而亮尙難之以問楊洪則攻樊之舉非其所欲歟抑制羽而不受歟或麋芳傅士仁之與羽相嫌在羽領鎮之後而國內未及知抑不疑其遂叛而反圖歟又或者以吳蜀方睦且吳忌魏而不忌蜀而不慮其棄盟從魏歟吳不棄盟則羽卽無功猶不至失地而兵敗非所逆睹歟不然羽之矜勝護前實有敗道又孤軍無援外有狡鄰內多異志數者俱岌岌焉舉國坐觀而不爲之計如是而謂蜀之君臣明于置將長于料敵而不爲羽分過豈其理則然哉毋亦恃羽者太過故至此也夫以羽之威武一不戒而使敵爲之閒以垂成之功墮於一旦以劉先主之傑諸葛孔明之智徒過恃一人而舉可以圖天下之機輕而棄之然則行師用兵之

道果不可以不計深而慮密也

陸遜論

曹操創于赤壁之役終身不敢圖吳孫權以其跨有江南之衆憑戰勝之威假西蜀之強援因北方之多故可以長驅而爭天下而終于不能者則急小利而忘大實貪近功而忽遠禍其失策未有如陸遜之甚者也夫曹之所以卒難圖者以關羽之覆沒蜀之所以終于不振者以荊州之失勢而吳之所以卒弱而至于亡者亦以遜之急于得荊州而襲殺羽故蜀亡而吳亦隨之也夫吳不忌蜀而忌魏遜所知也國賊是曹而非劉又遜所知也初操之南下也瑜不得備爲助而操未必遂敗走魯肅之勸以郡資備者豈土地不足惜懼曹之必爭而謂非備不足以當敵也當羽圍樊之時使遜誠以一旅之師助羽則羽可以得志不然因魏之懼羽而議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八十一

六

徙也而已更出師他道以擾之則未必無功又不然懼羽勝魏而必無利于吳也亦如其子抗于羊祜時推誠固好則羽所稱鯁亮有義節者詐兵襲人及反戈背德之事羽必不爲矣觀羽之所以省遜書而心安者可知也是故羽果足以亡魏吳蜀之天下未可知也已果助羽以蹙魏則開疆拓宇何止分荊州之地而有之釋此不圖又棄盟飾詐以襲羽而殺之嗚呼其亦失策之甚矣襲羽而卽可乘勢以圖蜀襲之可也

因以破魏襲之可也卽可以固吾圉而國勢因以日強襲之可也荊州自羽據之則負其蜀漢之守可以進而北向自吳得之則不足以遏魏又當敵衝焉卒晉之所以滅吳者蓋繇此始也故遜之襲羽蜀不遂亡而吳不益大然實以掣蜀之勢翦己之援而爲曹魏驅除耳且遜亦烏能襲羽乎哉援操而後能襲羽稱臣于魏而後能拒蜀是故劉曄曰小國相

救利也今還相攻天亡之也欲因備怒以還擊吳向使擘之計行卽吳已隨荊州而墟矣故遜之計是蹠吳之亡也其功成者倖也呂蒙曰陸遜意思深長蓋長于襲羽短于拒魏而淺于謀國也吾觀吳蜀皆有可以得天下之勢一得荊州一失荊州而遂兩受其弊彼遜者豈真有發揮破敵之氣不過因已之聲名未立遂因利乘便以爲功背棄盟好忘國大寇而陷其主以臣人之恥豈惟不智巧襲人而奪之抑亦不仁之甚者矣世不察而以遜爲能吾故論之如此

魯肅論

魯肅勸孫權以荊州借備論者皆以爲失卽孫權亦曰子敬勸予迎周瑜拒曹操是其二長而以地借元德是其一短不知其短者卽魯肅之所以長而惜肅與瑜皆早卒呂蒙陸遜未能明其意而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八十一

七

竟其用者也孔明隆中數語至今以爲算無遺策肅初見權卽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繇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嗚呼肅之言如此此何異孔明初見元德語而吳之臣固無一能及之者也向使肅言卽行操安得先據荊州而有之及表死而琮降曹曹欲東下肅獨排羣議而拒之既引劉備以爲援又資之荊州以使之拒操蓋肅之計深慮遠未有如此役者也何也操非畏吳也其得荊州而旋棄之非甘心也肅以爲非備不足以當敵備以荊州當敵則操與備爭而已得休息以承其後向使曹忿其敗而師數出權能保其長勝乎

故資人所以卻敵卻敵然後能自完自完然後曹勝則劉受其敝
劉勝則吳以利動而天下可圖此誠計之善者也周瑜人傑也當
時聽肅而無所難曹操方作書聞權以地資備而筆落地夫天下
之勢在大則小者必有所恃以爲援然後大者可圖而小者亦因
以自固肅此謀瑜知之操知之蓋英雄所見略同而彼蒙遜者不
悟故急于復地自關羽敗而後曹操高坐無東向之憂吳亦因是
不能進取也豈不大可惜哉昔者六國之從韓而秦得以并天下
荊州之盟敗魏遂不復有所忌因以代漢而吳蜀坐是以亡蓋天
下之勢固有利人所以益己而翦彼實以翦此者非智者未有能
深見其然者也權襲羽之後畏蜀出師而稱藩于魏朝臣皆賀劉
曄獨欲因而伐吳其言曰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
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國不能久存况蜀得外我攻其內乎繇
乾坤正氣集卷四頁八

八

曄言觀之肅之計果未爲短也故吾嘗謂三國謀臣魏無過曄而
吳無先肅者不聽曄言則吳當先蜀而亡然而肅不死則魏之天
下其亦未可知夫

一 桓範論

國家不幸有篡逆之臣樹根既固而萌芽未發非忠智之臣不能
計其未然逆其必至而以身犯其所不可制制之而得幸而身死
國安制之不得不幸身死國危雖死有幸不幸國有存亡不同後
之君子因其安而知國家必不可無死臣至死而無救于亡則其
死之尤可悲也亦謂其不如國安而身死者之爲得也昔者鼂錯
爲漢削六國以袁盎之讒死然計行而身死身死而國安雖死可
也彼桓範者何以死哉範之死繇曹爽之與司馬懿相持也繇範
爲爽畫策爽不用而事敗懿誅爽及範而範以爽死也嗚呼範爲

爽死死何足惜範之死爲魏也魏有死臣範而當時以爲劫于晉而不錄後世以爲黨于爽而不察此範之死所以爲可悲也何也曹操雖爲漢賊然適值喪亂之後羣雄鼎立故曹得因以爲功又計勛量力與懿相萬非若懿之受人孤而欲竊得之者也曹爽雖不堪大用然無異謀且其志亦未嘗欲圖懿也懿以爲爽在則魏之宗室尙盛又方兄弟用事則其羽翼之者多宗室者國之蔭羽翼者身之衛不獨其蔭根不可得而拔也不翦其羽翼不可得而專也是以爽不圖懿懿必圖爽爽實輕而無備懿馴蓄謀稱疾而乘閒勒兵以脅之懿非以爽果危社稷也非眞欲去爽以安魏也不過爽在則魏之勢不孤爽用事而附之者多則司馬之權不一并已之權而毋使人分其勢然後魏可圖此懿之深謀也而惜魏之臣無一人知之爽兄弟不知而其徒亦無一人知之此範所以

諫爽不從而哭知其必坐是族也範之死豈非以魏哉不然爽之驕侈範豈不知其必敗何鄧輩之浮華範豈不逆其不終範魏之舊臣也爽素重範範素不在晏謚之列不附其方盛而謀其將傾不諍之于事始而救之于其必危範智者也會計出此哉範蓋以爽兄弟罪不至死而有之足以止篡藉爽以去懿然後魏可以無司馬之禍而惜爽義皆狃犢也事勢昭然尙不悟而身死族滅卒以國予人範卽智能如之何哉吾觀懿殺曹爽之後大行誅戮魏之宗室盡而國卒遷夫然後痛範之以忠于魏而死也悲夫範與錯皆所稱智囊也而皆不能庇其身範且不救其國國之存亡天也然妄得如範之以魏死又不死于魏亡之時而使天下後世稱魏無死臣夫子所謂愚不可及者吾以範足當之

自古奸雄竊國每視世所不便于我者而陰有以易之要無過于
收人心移土習而已夫三代之王也必起于得人心其敝也陳氏
以升斗而盜人之國若夫士氣不振國必不昌及其陵遲乃使天
下俛首從逆而不覺則未有如司馬昭之詭者也予嘗歎東漢之
天下士之氣節雷之及晉篡魏而士大夫回面喪心若以爲當然
無足怪此實何也蓋昭之賤守節而尚放達其成爲風俗非一日
矣故柔靡之氣中于人心篡殺之禍視爲故事舉天下皆漸積移
易于其中以唯吾之所爲而莫之敢抗昭豈不謂奸人之尤者哉
不然高貴鄉公之被弑魏之臣不但無死之者而一時名士放言
作達猶恐不及此何世乎賈充王沈無足道矣阮籍之徒時號爲
賢乃周旋亂賊託爲遠害卽稽康之傲睨非眞能仗節守義也猶
以爲非薄湯武而死則其時之所重亦可知矣是故古今士氣之
乾坤正氣集卷四頁八十一

十

卑無過于魏而實昭有以易之然則自古亂臣賊子之巧要未有
過于昭者也

晉元帝中興論乙酉五月

晉元帝之始爲丞相也聞長安不守卽出師露次移檄北征而王
導亦有戮力中原克復神州之語及卽位以後導爲宰輔遂君臣
偷惰無復有經略遠圖以至于強臣見逼卒于憂憤此實何哉元
帝亦知江南單弱非漢趙之敵微安靜不能保全其自計不可謂
不審矣然是時大讐未復人心思奮乘國家之新造外有劉琨慕
容之推奉內因祖逖李矩等之舊屯以厲其氣而用之其君臣日
夜相與憂勤震動惟敵是圖其國可強國強則主尊使奸雄有所
憚而不敢肆雖大業未復而臣禍可息此理也勢也恃外患之不
至而一意隱忍姑息以冀其苟安于是王敦蘇峻之屬得以窺吾

所深忌而犯其所必狃此亦豈非自然之勢乎且晉是時亦烏能苟安也以劉石之強梁崛起及鋒用之何戰不克幸其戰勝而驕又自相圖于君臣骨肉之間而無暇及晉向令葛陂之衆不退又趙不肯漢而專事東方不知帝何以禦之卽導亦豈能遵養時晦猶自以其德望晏然處逆臣之右哉故吾嘗謂晉元之得國倖也而其主臣之謀國實有亡道夫國之存亡天也諸葛武侯豈不知漢不可復與賊不可卽滅而其言曰王業不偏安坐而待亡何若滅賊于是連年動舉惟敵是求而鞠躬盡瘁至死後已後之論者猶以國小而數出師爲亮病無怪于諛導者以偷安爲有權略而謂江東再造導之力也導者眞所謂坐而待亡者也其不亡者天也然而卽使導能矣其如元帝之不可與慮亡何是故晉之主臣無一可爲後世法者也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八十一

唐肅宗中興論一 乙酉五月

十一

肅宗卽位靈武論者以爲名號旣立則人心皆奮而諸將用命其克復兩京實繫于此權而事濟從權可也予以爲不然昔丞相睿初卽王位于江南及愍帝凶問旣至紀瞻謂晉氏絕統于今二年宗廟無主王不得固讓于是遂卽皇帝位夫元帝卽疏屬當其旣正王位之後爲羣情所嚮則承晉統者非元而誰若肅宗之與元宗則親父子也元雖幸蜀大統未移且帝旣畱太子起兵又以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于時勤王四起而郭李之師已集矣帥之克復直旦晚閒事然後請反乘輿克盡子職吾意元宗以太子功高必傳位無疑卽曰成敗未可知不若早正位號以繫天下之望則先以馬嵬之命請之未必不從待其寶冊至而後受之亦不過旦夕閒事耳乃遽不能待遂卽位改元何哉卽位之後以兵事委之

廣平王俶而已汲汲欲建儲立后及與婦人相博爲娛繇此觀之天下有忍焉若是者乎是時元宗春秋高嚮微李泌之善諫則于請上皇還京時已足憂傷其父矣又豈待受制于良姊國輔然後使典慶不能安其居而辟穀不得善其死哉肅宗天下之庸主也有廣平之視師李泌之納忠郭李之爲將直可以削平禍亂而特制于強闖悍后以遷父殺子使諸將不得盡其用其不亡者幸也故安史雖仆叛逆踵起我叛父而人亦叛我自是之後武夫兇卒相煽拒命迄唐之世終以藩鎮亡國皆靈武卽位之事有以貽之也後之君子猶以中興歸之不亦過乎夫唐至肅宗實有可以中興之機而以急于篡父使大業不終故天下之庸未有如肅宗者也

唐肅宗中興論二

乾坤正氣集

卷四頁八上

三

晉瑯琊王之議卽帝位也周嵩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大恥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繇是忤旨王亦遂卽皇帝位子嘗論之晉元之卽位未爲失也嚮使如周嵩之說是時劉琨慕容廆在北張軌在京而豫冀青寧等州未陷王誠以嵩之說曉告天下總率六師聲義北向聯絡諸州共圖進取則規模氣象必更有可觀卽不然而軍勢旣張主威亦立進不足以摧仆劉石退猶可以折王敦蘇峻之邪謀使之有所憚而不敢肆此與早卽位所得孰多哉奈何出嵩于外惟汲汲厚勸進之賞此其志先盈而氣已餒矣志盈而氣餒故狃于偏狹包匿垢恥使奸雄得以窺無所深忌而不可復制悲哉晉也可謂本末並失者矣若唐之肅宗其時猶非晉比也當天下全盛之餘元宗之號令尙行

諸路之勁師已集而已又以太子爲元帥則暴張之寇直可旦夕
削平然後使乘輿反正克盡子職以俟大統之傳豈不善始善終
哉乃裴冕之疏旣上靈武之事遂行大赦改元而冕亦卽爲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夫冕小人也不過窺肅宗之隱啖主以自取富貴
耳豈真謂此舉有關于興復大勢哉祿山動于富貴故叛君肅宗
動于富貴亦叛父裴冕動于富貴故亦陷其主于非義夫古之亂
臣賊子未有不以利動者也若夫報君父之讐雪國大恥此其事
正于義彼主臣之間所爲驚戒震動者直若無以自容于天地閒
而以望之見利則動之人哉後之君子繇周嵩裴冕之說觀之則
晉之偏于一隅而屢有臣禍唐之禍亂相尋而不恥出奔者當兩
主卽位之始而已知之矣吾故論之以爲世之有君父之禍而猶
動于利者戒也

乾坤正氣集

卷四頁十一

宋高宗中興論乙酉五月

三

宋之有狄患也其禍甚于晉而高宗之不能興復也其心忍于元
高宗豈元帝比哉其於徽欽親父兄也嗣統于二聖北去之日而
中原有主又去舊京亦咫尺之閒非若元帝以疏屬先在江南也
又非若元帝承餘緒于晉統已絕之後也此其人心國勢勵而用
之讐可報虜可破燕雲可復二帝可還而高宗不能者豈不能哉
不欲耳其意以爲非城陷主辱吾安至是萬一用兵而勝勝而淵
聖可還又置吾何地是故其屈而遠之者吾有所因之以爲利而
其憚而不敢用者吾亦恐犯吾之所自忌也不然高宗卽庸豈不
知不還舊京則兩河必陷不都關陝襄鄧則中原必不可復又豈
不知李綱趙鼎可用而岳飛必能成功哉凡此皆有背于吾之所
爲利而又適中其所自忌也于是不恥奔竄僻處臨安安于不足

存之地而後吾之所利者存黜綱鼎殺岳飛去敵之所深忌而于吾之所忌亦不犯此其處心積慮全乎忍而外特示之以爲怯耳不然和之不可恃也已事瞭然而大功之可成也形勢已見高宗亦險阻備嘗者而愚至此哉觀其卽位之始不殺張邦昌不深罪僞命諸人而又委心于汪伯彥黃潛善蓋已探其微而得之矣特汪黃鄙夫佞人不能有所發舒以成其志故其後專任一秦檜然後于其事濟而高宗之心亦至是盡見吾故曰忍也古稱中興惟般之高宗周之宣王可以當之若少康光武取天下于旣覆之後其事難于創而光武起于徒步百戰而後得之其事爲尤難而晉之元帝唐宋之肅高皆資亂利禍狃于偏安其道實可以亡至于宋高坐棄成效偷息海隅則又嚮者晉元之所羞稱也吾故曰其

心忍于元也

非注中興論凡十篇今稿存者僅漢光武晉元帝唐肅宗宋高宗六篇爲幼美兄藏本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八十一

西

09972

